



發軔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台灣民眾的文化鬥爭和思想啟蒙運動，並且也與國際間弱小民族的反抗，以及追求人性解放及社會解放的進步文學思潮同步發展，擔任《台灣民報》文學欄編輯重任的賴和正是這個文學運動的先覺者與主導者。賴氏除作有新詩、隨筆、雜文及舊詩詞多種外，亦是台灣新文學發軔期最重要的小說家，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小說的奠基者。

從他一九二五年底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鬥鬧熱》，到最後一篇有具體日期可查的作品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發表的《一個同志的批信》，他的小說創作期約有十餘年。在這十餘年間，他寫了包括

《一桿「稱子」》、《豐作》……等二

十餘篇的小說，題材觸及現實的多面化，包括了農民、庶民及小販的生存問題、婦女

問題、警察問題、製糖會社問題，還有仕紳階層的性格問題。有關賴和作品，以前所見蒐羅最齊全者，當是一九七九年李南衡編的【賴和先生全集】，但新近從賴氏遺稿中尚發現相當多的未出土作品，如《富戶人的歷史》、《我們計劃的旅行》、新詩《是時候了》……等，故再重新整理賴和全部手稿，完整呈現賴和作品全貌。



台灣新文學之父

賴和

ISBN 957-801-251-9 00300



9 789578 012516

總代理 旭昇圖書公司

賴和全集



新詩散文卷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賴和全集 新詩散文卷／賴和著；林瑞明編。

-- 初版。台北市：前衛，2000 [民89]

320面；15×21公分

ISBN 957-801-251-9(精裝)

848.5

89006972

## 重建台灣精神

賴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賴悅顏

日治時期的彰化，被統治者列為「思想惡化」的區域；然而這負面的稱號裏，卻也透露出彰化人的性格，是不輕易受強權壓制的；或許，祖父賴和也因這先天基因的遺傳，走上文學革命的道路。然殖民者的迫害，使得祖父第二次入獄，讓他身心俱疲，出獄後便因心臟病去世，享年五十。

我無緣見到祖父，但卻從父親悉心收藏的祖父遺物中，了解祖父對於文學的熱愛，也讓我認識台灣文學的歷史淵源。因此，在一九九一年，成立賴和紀念館，除了為讓祖父的遺物、遺稿、藏書能有妥善的存放地點，同時也希冀能藉由這樣的環境，提供給對台灣文學有興趣的朋友，做為一個交流據點，讓日治時期彰化人的傳統，重新建立。及至一九九四年成立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希望能具體實踐發揚賴和人道關懷、民間立場、批判態度的精神傳承。目前能見最早完成，也最完備的賴和作品集，為一九七九年李南衡先生所自費出版之【賴和先生全集】，他為台灣文學所開創、付出的一切是令人敬佩的；然我們在整理祖父的遺稿中，又發現諸多遺珠，於是由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策劃，與國家文化藝術基金

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前衛出版社聯合出版「賴和大全集」系列書籍，其分別爲【賴和全集】、【賴和手稿影像集】兩套叢書。希望透過文字及影像的方式，讓大家來接觸賴和、了解賴和，同時也紀念先父賴桑先生辛苦保存祖父遺物，讓後人得以瞻仰；感謝國立成功大學林瑞明教授投入十餘年精力在賴和遺稿的收集整理及文字年代的辨認上，並且抱病編纂本全集，蔡承維先生、賴和文教基金會陳薇君小姐協助編輯。此外，前衛出版社、漢光文化事業出版公司工作人員，以及提供相關資料的叔父賴浚先生、阿川伯公後嗣、張參伯公後嗣張呼先生、真理大學張良澤教授、圓光佛學院王見川老師、永靖國中張瑞和老師等，以及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贊助支持本書出版，在此一併謹致謝忱。

由於關心台灣文化發展的衆多有識者的推動，使得大家對台灣文學、文化越來越重視，教育也正往本土化的方向落實，希望本套叢書的出版，能夠提供給目前正在或想要研究賴和以及與他同時期之文學家的朋友們一些幫助，同時也希望藉此建立台灣精神的傳承。

## 【賴和全集】序

國立成功大學  
歷史系教授 林瑞明

賴和(1894.5.28~1943.1.31)，本名賴癸河，一名賴河，出生於彰化，筆名有懶雲、甫三、安都生、灰、浪、孔乙己、走街先……等。幼年習漢文，師事小逸堂黃倬其先生，舊文學根柢深厚，一九〇九年進入總督府醫學校，一九一七年在彰化建立「賴和醫院」，懸壺濟世。一九一八年二月前往廈門，供職於鼓浪嶼租界的博愛醫院；一九一九年七月從博愛醫院退職歸台；在廈門期間已感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於文化、社會的影響力；一九二一年十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被推選為理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因「治警事件」第一次入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發表第一首新詩〈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自此積極投入台灣新文學的創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當天，再度被拘捕入獄，約五十日，在獄中以草紙撰述〈獄中日記〉，反映了殖民地被統治者無可奈何的沈重心情，後因病重出獄，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行年五十。

出生隔年即面對被日本殖民統治的賴和，感嘆遭逢「我生不幸為俘囚」之歷史命運，但或許是骨子裡的遺傳基因，抑或人道主義的理念，使得賴和始終抱持著「勇士當為義鬥爭」

的信念，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投身於社會運動，並以最熱愛的文學，喚醒大眾沈睡在心靈深處的台灣抵抗意識。賴和對文學懷抱熱情，即使再忙碌也要空下時間創作小說、謄改文稿，身處新舊文學交替的年代，以其才華掌握時代的脈動，為台灣文學建立原型，其成就讓他生前即博得「台灣新文學之父」的美譽。

回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九四三年元月，賴和病重住院於台北帝大附設醫院（今台大醫院）時，友人楊雲萍前往探望，他曾經很感慨地高聲說：「我們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等於白做了！」楊雲萍慌忙地安慰他說：「不，等過了三、五十年之後，我們還是會被後代的人記念起來的。」楊雲萍透視時代的預言，歷經三、五十年之後，果真實現。一九七九年三月，李南衡首先將賴和部份作品整理出版【賴和先生全集】，掀起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台灣文學研究的熱潮。隨著時代的推進，逐漸又發現不少賴和的新、舊文學作品，為了呈現其文學的全貌，遂有重編【賴和全集】之必要。

本書將賴和發表稿及遺稿重新整理，並分成小說卷、新詩散文卷、漢詩卷、雜卷共四部份，這當中發現相當多新出土資料，除了大量的漢詩之外，在整理過程中亦發現賴和曾以筆名「浪」、「孔乙己」發表新詩，這是相當令人振奮的；此外整理作品皆以發表稿或手稿為基準，文章中或有文句不通的地方或有缺字，為求將文稿真實呈現，一律不做刪動，藉以顯現當時文人創作時，處身日式教育以及漢文化間之相互交纏。另外賴和作品常有福佬話對



白，這是賴和文學相當有特色的地方，爲了讓讀者能夠瞭解，多加以註釋說明，並由助理蔡承維標註羅馬拼音以便閱讀，有些部份因爲年代的關係，無法辨讀瞭解其意涵，這是時代的缺憾與無奈，希望日後其他研究者能夠補其不足。

【賴和全集】得以問世，最應感謝賴和後嗣能珍藏其手稿，其長孫悅顏兄大力資助，使得賴和作品得以重現。編者整理的過程中歷經相當多的困難，一言難盡，期間一度罹患重病，住進成大醫院加護病房，家人兩次接到病危通知單，險些丟掉性命；或許是上天知道重責尙未完成，抑是賴和英靈庇佑，讓我在鬼門關前又活了過來；只不過體力大不如前，無法全力以赴在繁瑣的整理工作上，雖有助理陳薇君幫忙處理，如今交付出版，心中仍是戰戰兢兢。全集必然有所缺失，尤其賴和原稿一而再再而三的改稿過程，雖已清理，但一時無法呈現，這些我都須負全責。

隨着【賴和全集】的出版，衷心期望台灣文學日益發揚光大。

## 「新詩散文卷」體例

一、本卷分別收錄新詩及散文兩部份。所有篇章若有發表稿，則以發表稿爲準，若無發表，則採完稿（最後修訂）爲準。

二、作品收錄版本以手稿、發表雜誌爲主，明潭版《賴和先生全集》（李南衡編）爲輔，並分別說明之。

三、手稿中之缺漏字以「○」標示，無法辨讀之字以「□」表示。

四、爲保留文稿原貌，凡古體字、日式漢字、錯別字皆予以保留，錯別字部份則作註說明。

五、爲求篇章清楚，凡未命名之作品，篇名由編者自訂並加註說明，以楷體字型呈現，以作區隔。

六、作品中的福佬話部份，可以辨讀者，以長老教會羅馬拼音標示。註釋方面，若全文引用明潭版之註解，則標以（李南衡註），若賴和本身自註，則以（賴和自註）標示，以便區隔。

七、文中編者說明以楷體字型標示。

八、本卷排列按寫作先後順序，若不知日期者，放於最後，並標示說明之。

# 新詩散文卷目錄

新詩

祝南社十五週年

飼狗領下的銅牌

寂寞的人生

寂寞的人生（歌仔調）

譯蕃歌二曲

歡迎蔡陳王三先生的筵間

送虛谷君之大陸

草兒

感詩

洗心館裏馴養的鳶

代諸同志贈林呈祿先生

|   |   |   |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3 | 3 | 3 | 2 | 2 | 2 | 2 | 1 | 0 | 0 | 0 |
| 4 | 2 | 0 | 8 | 6 | 3 | 0 | 5 | 8 | 5 | 3 |

|         |    |               |     |    |       |    |       |      |     |     |    |    |         |    |    |
|---------|----|---------------|-----|----|-------|----|-------|------|-----|-----|----|----|---------|----|----|
| 祝吳海水君結婚 | 日傘 | 黃昏的海濱（在通霄水浴場） | 山仔腳 | 希望 | 可憐的乞婦 | 藝者 | 瘋人的叫聲 | 壓迫反逆 | 種田人 | 有力者 | 奉獻 | 生命 | 現代生活的影片 | 生活 | 破壞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6 | 6 | 6 | 6 | 6 | 6 | 5 | 5 | 5 | 5 | 5 | 5 | 5 | 4 | 3 | 3 |
| 7 | 6 | 4 | 2 | 1 | 0 | 9 | 6 | 5 | 3 | 2 | 1 | 0 | 4 | 9 | 7 |

|    |     |     |     |     |            |       |    |    |       |        |     |      |    |   |    |
|----|-----|-----|-----|-----|------------|-------|----|----|-------|--------|-----|------|----|---|----|
| 滅亡 | 生與死 | 農民謠 | 新樂府 | 流離曲 | 未命名（孩子的可愛） | 秋曉的公園 | 兒歌 | 兒語 | 七星墜地歌 | 覺悟下的犧牲 | 多數者 | 生的苦痛 | 人心 | 忙 | 晚了 |
| 1  | 1   | 1   | 1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0  |
| 3  | 2   | 2   | 1   | 9   | 9          | 8     | 8  | 8  | 8     | 7      | 7   | 7    | 7  | 7 | 7  |
| 2  | 8   | 0   | 5   | 3   | 1          | 7     | 4  | 3  | 1     | 6      | 5   | 4    | 3  | 2 | 0  |

南國哀歌

思兒

低氣壓的山頂

是時候了

祝曉鐘的發刊

相思（歌仔調）

相思歌

月光

農民嘆

冬到新穀收

呆团仔

日光下的旗幟

溪水漲

不是

未命名（冰冷冷的風）

未命名（你們真是頑冥）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8 8 7 7 7 6 6 6 6 5 5 5 4 4  
2 0 9 5 1 9 6 4 2 0 8 5 2 4 2 6

未命名（台灣）



未命名（我這次回來）

未命名（五月）

小逸堂記

無題

開頭我們要明瞭地聲明著

未命名（吾們）

未命名（○○先生）

未命名（當這新舊交替的時代）

未命名（在所謂文明的社會裏）

未命名（重陽）

未命名（中國的藝術）

忘不了的過年

聖潔的靈魂

|   |   |   |   |   |   |   |   |   |   |   |   |   |   |
|---|---|---|---|---|---|---|---|---|---|---|---|---|---|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1 | 1 | 1 | 1 |
| 2 | 2 | 2 | 1 | 1 | 1 | 1 | 0 | 0 | 0 | 9 | 9 | 8 | 8 |
| 8 | 2 | 0 | 8 | 7 | 4 | 0 | 8 | 5 | 0 | 7 | 3 | 9 | 5 |

無聊的回憶

前進

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衆的進行曲

隨筆

紀念一個值得紀念的朋友

我們地方的故事

輓李耀灯君

我的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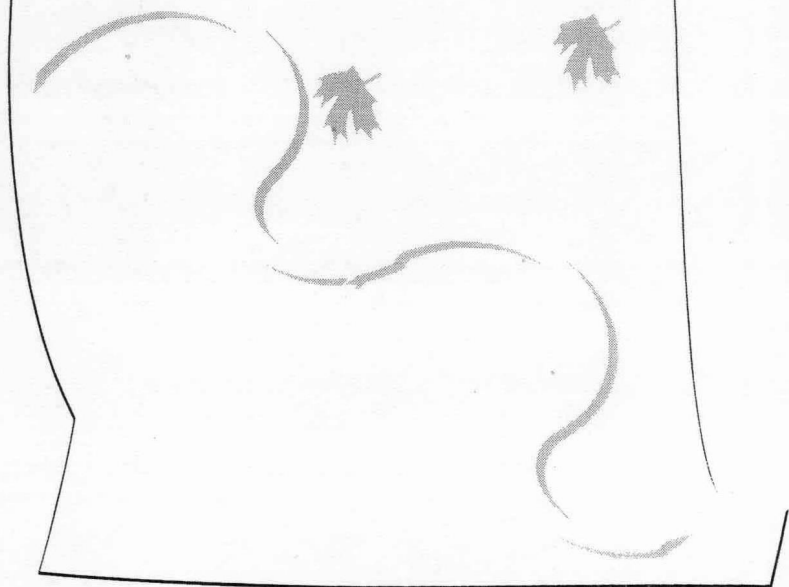
高木友枝先生

客車裡

|   |   |   |   |   |   |   |   |   |   |
|---|---|---|---|---|---|---|---|---|---|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2 |
| 9 | 8 | 8 | 8 | 7 | 6 | 5 | 5 | 4 | 2 |
| 1 | 5 | 3 | 0 | 2 | 5 | 8 | 4 | 9 | 9 |



# 新詩





## 祝南社十五週年

世間話說的好

詩是無用的東西，寒不會禦寒，飢不會療飢。

那仙的李白，聖的杜甫，究竟何補些兒？

是是 飢要覓食，寒要覓衣的，

實在用他不著，也就可以付之不知。

咳我且問汝，誰叫汝們會寒會飢？

汝們可曾偷懶過呢？

我們做詩的亦還不衣會寒，不食會飢，就要做苦來過日子也廢不了做詩。

爲甚麼呢？有的、愁嘆的聲、傷悲的淚、歡喜的情、感憤的氣，

一條鞭寄在裡頭去。

沉又是通聲氣，同環境的人自然會聚攏在一塊兒。

貴社創立過十五年了，

社況的盛大，社運的發展，久爲我們所共知，南都文化精血盡傾

注在這裡，

問精神的發露就在——詩——

我希望大家們實地裡做詩人，生活去使這無用的有用，教他不知者共知。

爲我們做詩的吐些兒氣，

那始不負我們

用盡心力來做詩。

【編按】本篇詩作置於丙辰一丁巳年間之詩集中。南社創立於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二年八月廿九日爲紀念南社創立十五週年，於黃氏園開詩會（參閱成功大學吳敏琪《台灣南社研究》附錄一：南社活動年表》，故此篇可能是一九二二年的作品。

# 飼狗領下的銅牌

飼狗領下的銅牌

丁冬冬丁冬

得意地矜誇起來 他自誇地說

教我不敢相信我自己 丁冬

能力有這麼偉大 丁冬冬

因得到我的保護

牠的狗命始能存在

丁冬冬丁冬

纔免被殘暴的人們

橫受著虐殺的悲哀

丁冬冬丁冬

終究我相信著自己 丁冬  
能力是這麼偉大 丁丁冬

下賤的東西 勿狂妄

珍瓏瓏珍瓏瓏

那麼樣——自誇自大

可不識人世間 珍瓏

有了多少人們 珍瓏

因為我 珍瓏瓏珍瓏

得到多大的榮譽光彩

那拖牛做馬的人們

始終不能得到我 珍瓏

眼角一睜 珍瓏瓏珍瓏

看得到聽得著 珍瓏

被虐殺的無辜 珍瓏

刑訊場的死屍 草原上的殘骸 珍瓏

雖說是死得應該

珍瓏瓏珍瓏瓏

亦爲著他的衣襟上

沒有我許他佩帶 珍瓏

一塊赤銅青綬的丸章

珍瓏瓏 珍瓏瓏

嫉妒地辯駁起來

丁丁冬 珍瓏瓏 熱烈的爭論

丁冬冬珍瓏瓏 忽溢滿了一個海島內

丁冬丁珍瓏珍 溢滿了渺小的海島內

十一、十三

【編按】手稿與〈無題〉、〈聞閩熱〉爲同時期寫成。李南衡註：「本詩可能作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因那一年四月，日本皇太子裕仁來台巡遊，授台灣仕紳勳章。」賴和先生可能有感而發，才作此詩。

## 寂寞的人生

—

唉！寂寞的人生，寂寞得

似沙漠上的孤客

這句經誰說過的話

忽回到我善忘的記憶

在紛擾擾的人世間

我儘在孤獨蕭瑟

像徘徊在沙漠中

找不到行過人的踪跡



二

夜來雲凝風亦息  
天愈深碧月愈白  
菊花葉上著霜痕  
芭蕉葉下聽露滴  
無人共此良宵歡  
獨在閒齋嘆寥寂

三

小逸堂的園庭上  
花木凋落草拋荒  
護謨樹大已枯死  
枝幹杈牙月影中  
夜來無人放空屋  
壁上唧唧鳴守宮

我因無聊行到此  
反感著分外淒涼  
吾師死去忽四年  
更無人能憐我狂

#### 四

火鉢的炭在紅烘烘  
炭火上架個茶瓊  
時有三個五個人  
圍著一盞風燈傍  
一人臥吸阿芙蓉  
不斷飄來芙蓉香  
知否衆人各成癮  
這時影像長不忘

## 五

先生癱足遂坐起  
也自忘形同笑語  
先生忽忽死久矣  
吾癱深痼更不治  
寂寞無方能遣之  
欲尋消遣今無處  
閒行不覺又到此  
一時觸發舊來癱  
纔知悲痛先生死

## 六

往年竹馬閒遊伴  
也許還留得交誼  
可是受盡指摘的身

朋友們雖不我厭棄  
帶著傳染性的危險人  
自己也應來迴避

七

嘯傲風月的吟朋  
本來不屑與世爭  
無奈環境的壓迫  
也已散去各謀生  
自從思想迫及我  
一句詩也吟不成

八

數一數眼前的同志  
總感不著往日的情誼  
疏疏漠漠 冷冷淡淡

消散了熱騰騰的和氣

## 九

有人跑上了東京

有人守住在家裏

京中有切磋的知己

守住家有愛的伴侶

我只孤單單在寂寞

寂寞得要死

死也尙自不忍心

也尙沒有法子

任憑著寂寞的權能

好在隨意處置

利不與我往來

名不與我共處

十

慨然幾次思奮起  
跑向民衆中間去  
經過幾次的籌劃  
總鼓不起這勇氣  
空立在十字街頭  
向著行人們注視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據詩中一句：「吾師死去忽四年」，賴和的老師黃偉其先生逝於一九二〇年，所以推測本詩可能作於一九二三—四年間。

## 寂寞的人生（歌仔曲新裝調仔） 甫三

不用煩惱無三頓，(put—iong7 hoan5—lo2 bo5 san—tng3)

身軀穿得綢綢軟。(sin—khu chheng kah tu5—tiu5—ng2)

睏足起來便喰飯，(khun3—chlok khi2—lai5 pian7 chiah8—png7)

喰飽坐到骨頭酸。(chiah8—pa2 che7 kau3 kut—thau5 sng)

遊山玩水也已懶，(iu5—san—oan2—sui2 iah8 i2 lan2)

無事只恨日頭長。(bo5—su7 chi2 hun7 jit8—thau5 tng5)

夜來雲散風亦息，(iah8 lai5 hun5—san3 hong iah8 sek)

天愈清高月愈白。(thiN ju2 chheng—ko goeh8 ju2 peh8)

菊花葉上堅著霜，(kiok—hoe hioh8 siong7 kian—tioh8—sng)

芭蕉葉下露水滴。(pa—chiau hion8 ha7 lou7—chui2 tin)

唉啊！這樣良宵將奈何。(ai3—a,cht—iun7 liong5—siau chiong nai7—

ho5)

要去困也勿困得。(beh khi3—khun3 iah8 be7 khun3 tit)

閒來行到小逸堂。(eng5-lai5 kian5—kau3 siau2—ek8—tng5)

鋪庭細草已拋荒。(phou—teng5 se3—chhau2 i2 pha—hng)

梅花因何也憔悴。(mui5—hoe in—ho5 iah8 chiau5—chhui3)

枝桠瘦骨月影中。(ki—ge5 siu7—kut goeh8—ian2—tiong)

空屋繞簷飛蝙蝠。(khang—ok jiau7—in5 hui pian2—hok)

壁上唧唧鳴守宮。(piah—siong7 chek—chek beng5 siu2—kiong)

圖書館裏也空空。(tou5—chu—koan2 i3 iah8 khang—khang)

煖爐冷了無人烘。(ioan2—lou5 leng2—liau2 bo5—lang5—hang)

幾架書備漢和洋。(kui2—ke3 chu pi7 han3 ham7 lang5)

架上盡掛蜘蛛網。(ke3—siong7 chin7—koa3 ti—tu—bang7)



入門嗅著臭穢味，(jip8—mng5 phiŋ7—tioh8 chhau3—phu2—bi7)

想起火燒阿片香。(siuŋ7—khi2 hoe2—sio a—phian3—phang)

真久無嗅著阿片味，(chin—ku2 bo5 phiŋ7—tioh8 a—phian3—bi7)

事情過了也忘記。(su7—cheng5 koe3—liau2 iah8 be7—ki3)

今冥無端想出來，(kim—me5 bu5—toan siuŋ7—chhut—lai5)

件件使人心傷悲。(kian7—kian7 su2—lang5 sim siong—pi)

壁上題詩分明在，(piah—siong7 the5 si hun—beng5—ti7)

「人一能之己百之」。(jin5 it leng5 chi ki2 pah chi)

永過兒童玩遊伴，(eng2—koe3 ji5—tong5 oan5—iu5—phoan7)

至今猶有舊情誼。(chi3—kim iau2—u7 ku7—cheng5—gi5)

可憐受著指摘身，(kho2—lian5 siu7—tioh8 chi2—chek—sin)

朋友雖然不厭棄。(peng5—iu2 sui—jian5 put ia3—khi3)

帶著思想危險人，(toa3—tioh8 su—siong2 gui5—hiam2—jin5)

自己也著來迴避。(chu7—ki2 iah8—tioh8 lai5 hoe5—phiah)

數數眼前舊同志，(sng3—sng3 gan2—cheng5 ku7 tong5—chi3)

疏疏落落久分離。(sou—sou—lak—lak kiu2 hun—li5)

有人像我嘆無聊，(u7—lang5 chhiuN7 goa2 than3—bo5—liau5)

銷去熱情併鬥志。(siau—khi3 jiat8—cheng5 peng7 tau3—chi3)

有人遊學去東京，(u7—lang5 iu5—hak8 khi3 Tang—kian)

有人守著愛的伴侶。(u7—lang5 chiu2—tioh8 ai3 e5 phoan7—li2)

我又不耐得寂寞，(goa2 iu7 put—nai7—tit siok—bok8)

日日吐氣怨孤獨。(jit8—jit8 thou2—khu3 oan3 kou—tok8)

富豪忌我像惡蛇，(hu3—ho5 chek goa2 chhiuN7 ok—choa5)

散人講我已墜落。(san3—lang5 kong2 goa2 i2 tu7—loh8)

站在這樣環境中，(khia7 ti7 chit—iuN7 khoan5—keng2—tiong)

叫我如何去振作。(kio3—goa2 ju5—ho5 khi3—chin3—chok)

想趁詩翁學做詩，(siuN7 te3 si—ong oh8 cho3—si)

但礙粗俗不相宜。(tan7 gai7 chhou—sio̍k8 put—siong—gi5)

醇酒婦人法最好。(sun5—chiu2 hu7—jin5 hoat choe3—ho2)

無錢也是難如意。(bo5—chiN5 iah8 si7 lan5—ju5—i3)

只怕一時起顛狂。(chi2—kian chit8—si5 kh12—tian—kong5)

走入溪中去飼魚。(chau2—jip8 khe—tiong kh13 chhi7 hi5)

慨然幾次想奮起。(khai3—jian5 kui2—chhu3 siuN7—hun3—kh12)

走向民衆中間去。(chau2—hiong3 bin5—chiong3 tiong—kan kh13)

雖會下了堅決心。(sui chah5 ha7—liau2 kian—koat—sim)

無奈鼓不起勇氣。(bo5—nai7 kou2—put—khi3 iong2—khi3)

只立在十字街頭。(chi2 lip8 chai7 sip8—ji7—ke—thau5)

惹得來往人注視。(lia2—tit lai5—ong2—jin5 chhu3—si7)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寫在《台灣新民報》原稿用紙上。

## 譯蕃歌二曲

香烟成堆好酒如淮，

ユーテークワレーパーローテ

我頭社的兄弟啊，

カナナイテイワニ

搖蕩輕槳——來，

オーキーソー

バリタバトーア

水草礙行舟，

クサソートーア

勿惜少迂迴。

アナーニ

(二)

一峰繞了，當面一峰更高，

疊：

下臨谿谷深，上無人行路，  
陰森森林木，莽蒼蒼蓬蒿，  
可能無？毒蛇惡蟲——山豬野熊——，  
更怕！還藏著想不到的什麼？  
兄弟們請各子細只把腰刀，  
勿忘掉背負的飯鍋，  
一步步攙扶過，  
且耐點兒苦——  
前面裏 我們祖先尙留得，  
好空闊——茸茸細草清水平陂——  
哀——哀——勿怨奔波！  
那——縛去圈裏養的豬，刈奪田上熟的禾，  
說是天佑的優勝者，  
唉——他漢人們也自賢豪。

（蕃人每歌此曲，多飲泣流淚，活者恐其怨念莫和，已不許其復歌。

同舟有吏在，不能強之盡曲，且意味亦不明瞭，只由一端而演譯之，非本歌之意。）

【編按】此詩稿與「寄黃鎮江君」之詩稿同冊。

〈批〉：世界有此新潮流原  
來不錯。

〈批〉：文明是漸漸來的，  
不必性急，然亦可  
見是有心人。

## 歡迎蔡陳王三先生的筵間

兄弟們

這二十世紀？

是解放運動全盛的時期，

世界新潮流，

久已高高漲起。

怎奈何我可愛台灣，

尙閉置在真空裏——

沒有傳波的空氣，

終只寂沉沉反動不起。

〔批〕：寫天氣變晴甚有機勢，卻不脫清晨景象，故佳。

〔批〕：是為著我同胞文化促進，故不憚舌敝唇焦，諸君不要誤會了。

唉！太陽高起來了，

氣壓變動了，物質膨脹了，

真空的瓶兒微微的破裂了，

新鮮的氣流透進來了，

快快醒罷，不可貪眠了。

這幾位早起來的弟兄們，

說破了唇兒，喊破了喉嚨兒，

是為著甚事呢？

快展開眼兒罷，快翻轉身子罷，

大家合攏起來罷。

『生不自由勿寧死』，

那一個不是熱血男兒。

奮起！奮起！須奮起！

傍有人笑我哩。



---

【編按】本詩以下至〈草兒〉同置於《癸亥元旦筆試》詩冊，先後順序同  
手稿。

## 送虛谷君之火陸

虛谷少哥，

汝在我們地方，

算是數一數二的富豪，

家裏頭是嬌養的兒子，

社會上是幸福的青年，

實在是沒有一份不足啦！

看汝的——詩——專會描寫性靈。

聽汝的言論——又覺四座風生。

要有餘力——鄉里的——

——文化就去啓發。

若不高興——自然界的——

——花月盡可怡情。

爲什麼？學已成就，

再想乘風破浪，遠渡神州。

那要將陸沉的錦繡河山，

也許人們自在優游，

隨地徵歌索笑，

到處選勝探幽。

但我很盼望——

——汝——早日歸來，

爲同胞灑幾點熱血，

替鄉里出一臂氣力。

這纔算——是

吾們莫大的事業，正當的理由。

〈批〉：嘻

〈批〉：大開大闔，氣勢自佳。

〈批〉：朋友相規勸，饒有

古人風。

# 草兒

白話詩 十二月十五夜

春來了——草地上——

被牛羊踐踏過的——

草兒——再要發生了。

含蓄著無限生機的

草兒——依依地蓬蓬地——

覺悟似的發出芽來！

似對著人們——說

「不相干——發芽仍舊要發芽，

---

甜美的露培著，和熙的風吹著，  
時候到了，不容生生地埋沒著。  
踐踏只得由他罷，  
我們亦自各有天職。」

## 感詩（白話）

我爲什麼？

甘做那金錢奴隸

牛馬勞人

日日奔馳役使——跳不出——

十毒世界，萬惡迷津

被那名韁利鎖

枯喪了生來的美德天眞！

二

好了今恰逢著歲星甲子

萬物更新

偷得幾日裏清福

暫作世外閒人

試浴溫泉，把塵襟滌去

獨可恨！不能洗我——被——

——污的形神——

【編按】本詩作以下至（多數者）同置於（行入關子嶺）（1924年）詩冊，先後順序同手稿。但（現代生活的影片）與（生活）雷同，故置於一起。

# 洗心館裡馴養的鳶

雲淨天空

儘可翱翔

水多游鱗，林多鳥雀

自然生有無限天惠食糧

何事傍人家簷宇？

與鷄鶩

爭那腐臭羊腸

何不戾天飛去

仗著健翮勁翅

出沒網弋不到的高空



豈知彼亦是弱肉強食

上違了天理，下背著人道

我欲勸彼洗心改過

但生來性自乖張

恐萬萬不能做到——雖然

彼飛而食肉，所得能有幾何？兩兩相衡

也自較豺狼些兒好

① 林呈祿（一九八七—一九八六），號慈舟，台灣民報總編輯，亦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社會運動的先鋒。

## 代諸同志贈林呈祿先生①

這二十世紀的新潮流

久已環繞著六大部州

誰不是？——人各平等！

誰不是？——人皆自由！

二

試問我兄弟們？

享得著不？

背地裏拋棄了

天賦的人權！

〈批〉：一轉便深

〈批〉：問得好

〈批〉：有這等事麼？

〈批〉：聲色俱厲，有金剛  
弩目之概。

〈批〉：一片苦心，確是欲  
完成正當要求而  
已，非有他也，其  
如人不我諒何？

成日家却做了被人

驅策的馬和牛！

### 三

誰也不是個人嗎？

怎忍蒙此奇羞？

奮起奮起！！

願隨先生之後

完成我們

正當的要求

### 四

願先生努力加餐

保健身體

作我們的先鋒

排除前途的的障礙，做成了完全的基址

五

美麗島上經

散播了無限種子

自由的花、平等的樹

專待我們熱血來

培養起

# 破壞

破壞處有建設

建設終歸破壞

兩必要的媒介

却逢著偏注時代

這兩個不相容的東西

總同著時間環境

一塊兒存在

宇宙一切的新建設

正在破壞中孕育出來

眼中種種的建設  
都有破壞的痕跡

任是破壞——不能滅得建設力  
任是建設——不能免得破壞性  
破壞是建設的成績  
建設是破壞的功力

使我有力量——

我就剷平了高山，填平了大海，  
使那魑魅魍魎豺虎龍蛇無所依據，  
始能夠會其有極，疎其有極，我就享受了過激危險的榮名。

## 生活

永遠的世間，充滿著瞬間的人。  
無數的人群，有個單獨的我。

整天整夜，忙著那食和眠  
像這樣的生活

我對她總沒有留戀

奈此養命的力

不容人們一刻拒絕

生命的繼續人——

是帶有什麼使命

抱有什麼希望

一脫下袍衣就會倦來眠，飢來喫

活潑地日就長成

唉！他的啼聲笑貌

很夠使我忘盡了

一切煩悶苦惱

在栖栖的中間

我每想到了我自己

問所爲的是什麼事

於世間寧無辜負

一天天白雲似的閒著——

——車輪似的忙著——

花爛漫似的歡喜著

天陰沈似的煩悶著

〈批〉：神來之筆



〈批〉：慷慨淋漓筆歌墨舞

〈批〉：愈轉愈深，絕無一點情氣，難矣哉。

〈批〉：要轉就轉，大有掉臂游行之概。

雨淋鈴似的悲哀著

雷霆震似的憤怒著

亦只是喫著睡著

無味地過著

更思想到世間

紘紘總總

只可憐勞動者們

用盡氣力流盡血汗

過他困苦的日子

僅能得不充分的睡眠

糊亂的三餐

一部分幸福的人

整日裏追尋快樂

靠著那不勞而獲的物質

怡娛他的精神

過著他奢侈淫縱的日

還欺著小百姓抵抗

仗著沒有出處的權威

肆意凌辱壓迫

威風地

亦自

享受著無愁與安適

吾們人——辛苦勞力

把那些血汗所得

供獻做一部的犧牲

培養牠橫逆的的威權

增長牠凶惡的勢力

只嘗著生活的苦痛

〈批〉：高唱入雲到底不懈

〈批〉：入木三分，刻摯之畫，作者真欲嘔出心肝矣。

〈批〉：說到人情，劍欲鳴。吾於此詩，不能不拍案叫絕。思緒不竭，未力不懈，似此方許作白話詩，方許作白話的長篇詩。

喪盡了樂生的希望

平居深念我辛苦勞力

沒得片時休息

那安逸的人們

竟容易地安閒快樂以生以息

使我懷疑！煩悶！憤懣！不平！

可是工作勞動裏

一天挨似一天

怎奈日輪的運行

不爲我少緩一步

賜我無須工作的片刻

得從事生存外的勞力

## 現代生活的片影

永遠的世間，充滿著瞬間的人，  
一瞬間的人，竟有無窮盡的生命，  
無數的人群，有個單獨的我，  
單獨的我，

竟不能離開這人群，  
也不能超越這世間，

這個單獨的我，  
只是一天天反覆著那飲食睡眠，  
像這樣生活，我是沒有留戀，  
奈此生命的巨力，

不容人有意來拒絕。

孩子！我的乖乖！

你是生命的承續人，

你是生命的擴展者，

你一脫下胞衣，也就會，

倦來眠，饑來吃，

不管牠自然的摧殘，

活活潑地日就成長，

唉！你的啼聲笑貌，

很夠使我忘盡了，

一切煩悶苦惱！

在無聊的中間，

我每想到了我自己，

問所爲的是什麼事，

對世間寧無辜負？

一天天白雲似的閒著，

車輪似的忙著，

花爛漫似的歡喜著，

天陰沈似的煩悶著，

雨淋鈴似著悲哀著，

雷霹靂似的憤怒著，

也只是吃著，睡著，

無味地過著。

更思想到世間，

紘紘！總總！

只可憐勞働的農工們，

用盡氣力，流盡血汗，

過他困苦的日子，

僅能得不充分的睡眠，  
胡亂粗惡的三餐。

一部分幸福的人，  
整日裏追尋快樂，  
靠著那不勞而獲的物質，  
怡娛他的精神，  
過著他奢侈淫縱的日。

還有欺著小百姓抵抗無力，  
仗著沒有出處的權威，  
肆意凌辱壓迫，  
威風地亦自享受著，  
無愁與安適。

吾們人，辛苦勞力，

把那些血汗所得，  
供獻做一部的犧牲，  
培養牠橫逆的威權，  
增長牠兇惡的勢力，  
只嘗著生活的苦痛，  
喪盡了樂生的希望。

爲什麼？有的人辛苦勞力！

沒得片時休息，

那安逸的人們，

竟容易地，清閒，快樂，

以生以息，

使我懷疑、煩悶、憤怒、不平！

可是工作勞動裏，

一天挨似一天，

這心境終歸冷靜。



怎奈日輪的運行，  
不爲我少緩一步，  
賜我無須工作的片刻，  
得從事於生存外的勞力。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寫在「現代生活社」原稿用紙。

# 生命

生命的燭不斷地燃著

照耀著生的光明

勿教運命的風吹息

那兒子！就是永遠的明燈

〈批〉：起就奇關。

## 奉獻

絞盡了汗和血

削盡零星骨節，到如今

多大義務說不須氣盡力竭，只應該

剖開我鮮紅的敬心討個歡悅

誰知道轉添了不安煩悶

天上的福音全然絕滅

唉！這段慘情卻教我何處去說

## 有力者

有力者們啊！

爾是誇耀著什麼？

「知識啦，學問啦」

那不過是虛花的裝飾品

只夠利用牠

堅固地位 滿足奢望

保持己如幻如夢如泡如電的光榮

試自問可看著自己生命麼？

## 種田人

種田的兄弟們啊

汝們是扶養社會的人

是有力量的實力者

大家總依靠著汝們

始纔獲得生活生存

汝們工作很是神聖

地位猶見得偉大

沒再說是愚闇無用

忍耐地挨著痛苦

屈伏在水平線下

快抬起頭來罷

把眼精放大些

【編按】此首賴和全刪

# 壓迫反逆

壓迫孕育反逆

反逆產生壓迫

壓迫是人人厭憎

反逆得多數同情

反逆是人類自然的衝動

趨向解放的潛力

同是圓顛方趾的人，那一箇能忍受得

使壓迫勝利了

世界已日趨昏黑的

須知反逆得到勝利時

社會纔能進步改革

## 瘋人的叫聲

來呵——快來呵——天使

是不是傳到了福音

要接引我到天國裏

唉，爲什麼更轉向別處去

進來罷，進來罷——惡魔阿

我有一口白閃閃的利刀

管教汝欲逃不能逃

誰也不知我是天上的靈官，地府的功曹

我還怕爾這水魍山魃



死罷，趕快死了罷

整日裏，吵鬧得天翻地覆沒有人家

剛折了箸

又碰破了碗

聽未了瘋人的喧嚷

又聽到婦人的咒罵

處這樣病的環境

我的心靈兒已被牠——

重重牽罣

一天很覺得沈寂

耳朵裏卻聽著悽慘哭聲

知牠已將到了永遠安息

我很替他們喜歡

可是哭聲的慘切

會使我酸淚零零

唉！前日的罵聲，

一何無情

參到今日的哭聲，

一何多情

都是虛詭無情

很使我覺悟了那假妝的世界人生

## 藝者① 浪

彩雲似的舞袖，  
霞綺似的裙裾，  
海外奇葩饒艷質，  
蓬萊仙子本多姿，  
美說櫻花，  
勇稱武士，  
可是堂堂旭日的光輝，  
也隨這艷幟的飄揚，  
照耀到海外去。

① 手稿原名〈日本藝者〉

——發表於一九三一年十月廿四日〈台灣新民報〉第三百八十七號。

## 可憐的乞婦

欲雨不雨的陰森天氣

媽祖神宮的道路傍

一介檻樓的婦女

身子靠住半傾不倒的土墻

露著一隻泥爛腿子

口唱那有聲無調的歌

向著那燒香答願

往來人低聲哀告

可是人們總沒聽見似的過去

只有那求憐憫的聲音

不斷地留在我耳朵裏

〈批〉：冷淡人情呼之欲出

## 希望

可麼我能做個真實的詩人  
表演我的自身

不敢拿文字做裝飾品

要仗牠來滋養我的精神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山仔腳

記六年前打從此過

如砥的坦坦道途

經幾次洪水衝塌

破壞得崎嶇難行步

往日停車問路處

鼠蛇出沒無人住

只剩得流不去的牆基

圍著雜亂的竹草樹

有了幾家舊相識的田夫

瞪著眼兒木立相顧

似怪我長得幾莖鬚，欲認又恐誤

就是我手裏接生的孩子

見面亦解相呼

怎奈無知小狗，歡迎似的

狺狺吠出籬落，向我攔住去路，爾道可惡不可惡。

〈批〉：明顯爾是一個醫士，不是代人所能代說。

〔批〕：奇警語，不可多得。

〔批〕：描影繪聲的妙手

## 黃昏的海濱（在通霄水浴場）

銅盤大的日輪，被巨魚吞去

殘霞一抹射入層雲裏

夜之神快就昏暗——

蒙住了世界。不要——

一線光明存在

似說著：——「安息罷」——

勞苦的晝間要就來

幾點江上青山

穩睡在濛霧裏



零亂噪嘩的歸鴉

爭向霧裏飛去

幾處人家不見，只辨得朦朧烟樹

一線蜿蜒的白沙

擁抱著深藍海水

親蜜蜜接吻著安息

在闇淡星光下

人間一切休息在帳幕裏

顯出偉大的神秘，無窮的暗示

忽地驚鳴海風起

衝破了沈沈睡味

可憐的海神呵

何苦把崩湃濤——

聲送到靜默人間去

## 日傘

炎天下的行人

把日傘高高擎起

遮住酷烈的直射光線

安然地闊步行去

在生的長途上

多數的人們赤條條

略無遮庇

可是火熱的日輪

紅赫赫高懸頭上

要有什麼去處能容我暫避

# 祝吳海水君結婚

自由結婚神聖戀愛  
是吾們——主張提唱  
要達到實現的時代

汝們倆

得有美滿今日

雖說是愛神的媒介

亦因爲不避——

俗世議論愚頑指摘

有那奮鬥的精神

堅決的毅力

始獲從舊慣的範圍裏

解脫出來

在充滿了喜氣的寺堂中

一束束的鮮花

特地裏美綠嬌紅

至愛之神監臨著

互相握手的刹那

已足償了人生苦痛

更希望造成理想家庭

來光大新人名聲

把悲天憫人鋤強扶弱的德性

遺傳給子孫

好擴張我族的繁榮

〈批〉：雖有必然的至理，

但須以含蓄出之為是。

---

【編按】吳海水先生與劉美珠女士於一九二四年結婚，故此作應該是當年之作品。

## 晚了

恍惚地驚開睡眠

猶似枕上聞鷄

紅灼灼鐵丸似的太陽

已急促促就要沈西

遂催動了竹圍外水螺

晚霧迷濛

填塞了空間一切

群動暫得安歇

各爭向快樂的睡鄉

---

尋覓那理想中的夢境  
藉他來將息片晌

# 忙

在煩忙的裡頭

誰也不覺得苦痛

只有清閒著的日子

很是難過，並多失望

真麼？吾們人是當然的——

——服從地勞作麼？

不然爲什麼受這無理的束縛，至死不得解放

且也至死不敢抵抗。



## 人心

因是人心忘不了愛憎  
世界遂有永續的戰爭  
有時亦會發見了真理  
所以能享受暫時的和平

爲是人心時見著自己  
就表現了個人的不德  
自然裏也會愛群合力  
人類始覺有憐憫同情

# 生的苦痛

人世間

都說著生的幸福

奈多數人們

盡毀受生的束縛，這可不是社會罪惡

教士們雖讚美死的快樂

但是到了那個時候

人們已別的沒有希望了

思想至此吾不禁爲人們放聲大哭。

## 多數者

多數人作少數人的犧牲

拚著無價值的生命

醉迷迷呼喚不醒

試問他所處的現境

實要進取努力

爲何反忍耐、緘默

使我的眼中腦際

覺比身受的更忍耐不得

覺悟下的犧牲（寄二林的同志）<sup>①</sup> 懶雲

—

覺悟下的犧牲，

覺悟地提供了犧牲，

唉，這是多麼難能！

他們誠實的接受，

使這不用酬報的犧牲，

轉得有多大的光榮！

—

弱者的哀求，

① 係指二林蔗農事件。

所得到的賞賜，  
只是橫逆、摧殘、壓迫，  
弱者的勞力，  
所得到的報酬，  
就是嘲笑、謫罵、詰責。

### 三

使我們汗有得流，  
使我們血有處滴，  
這就是說——強者們！  
慈善同情的發露，  
憐憫惠賜的恩澤！

### 四

哭聲與眼淚，比不得  
激動的空氣、瀉澗的流泉，

究竟亦終於無用。  
風是會靜、泉是會乾，  
雖說最后的生命，  
算來亦不值錢。

## 五

可是覺悟的犧牲，  
本無須什麼報酬，  
失掉了不值錢的生命，  
還有什麼憂愁？

## 六

因爲不值錢的東西，  
非以能堅決地擲去，  
有如不堪駛的渡船，  
只當做射擊的標誌。

## 七

我們只是行屍，  
肥膩膩！留待與  
虎狼鷹犬充飢！

## 八

唉，這覺悟的犧牲！  
多麼難能、多麼光榮！  
我聽到了這回消息，  
忽充滿了滿腹的憤怒不平，  
無奈慘痛橫逆的環境，  
可不許盡情地痛哭一聲，  
只背著眼睜睜的人們，  
把我無男性眼淚偷滴！

## 九

唉，覺悟的犧牲！

覺悟地提供了犧牲，

我的弱者的鬪士們，

這是多麼難能！

這是多麼光榮！

——原載於《台灣民報》八十四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編按】作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 七星墜地歌

舉頭星空夜細認 南斗六星北斗七  
是何世界七顆星 墜落人間億萬日  
化作頑石山之隈 草埋土掩長秘密  
曾傳先代葬師語 隕石之地有龍氣  
得此活穴葬死人 能蔭子孫大富貴  
福地留待福人居 草莽蒼蒼不知處  
自古不少求福人 得來幸福知何許  
玄天上帝神通大 啞吧乩童能說話  
赫赫香烟盛一時 今日神龕蜘蛛掛

有求必應萬善同 骨骸曝露青燐化  
得穴神明也如此 地理蔭人能信嗎

癩哥廟祀觀音娘 廟前一井水湯湯  
聽說一隻金蜘蛛 朝朝結網井中央  
井水有靈能療病 癩人入此身轉強  
今日井水尙沸泡 癩人市上猶徜徉

傳聞一個販豬人 病死客舍無近親  
同行伙伴不忍棄 暫借坏土爲築墳  
偶爾得著七星穴 果然富貴蔭子孫  
年時杯酒想祭掃 只恐赫赫癩者嘖  
風雨夜半人靜後 匆匆偷把紙錢焚  
過了三年不祭告 蔭人龍氣怕遂湮  
後來世異癩者散 不會見有祭墓人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兒語

爹！

那個要受媽媽打。

爲什麼？

不看見他弄污了衣裳嗎？

【編按】與「無題」<sub>レ</sub>、「開闢熱」<sub>レ</sub>爲同一稿本。

## 兒歌

(一)

歡喜啦！歡喜啦！

有人要受罵啦！

看啊！看啊！

弄污了衣衫啦！

壞囉！壞囉！

有人要挨打囉！

來囉！來囉！

碰破了飯碗囉！

(二)

可憐啊！

可憐個小乞丐啊！

我肚子餓了。

一點來賞賜啊！

要買個紙球打。

(三)

餒嗎？餒嗎？

食汝牛奶也在哭，

食汝藥水也還哭，

什麼分別不出甘苦，

是啊！是他不願意的啊！

可是媽的乳汁已經斷了！

【編按】與「無題」之「聞聞熱」為同一稿本。

## 秋曉的公園

懶雲

秋早來了！

恍惚間什麼已是九月九？

曉霧未消的公園，

朝曦初上的八卦山，

我停了好久，

不曾來過了。

今朝有興偶重來，

像邂逅著忘去的朋友。

椰葉柳條間的晨風，

一絲絲飄入衫袖，  
吹醒了夢騰睡意，  
陡覺著襟懷爽朗，  
耳目一新，精神倍舊，  
聽啊！鳥聲多麼清脆，  
瞧啊！紅綠多麼娟秀，  
我不信已到是到了深秋？

在秋深的園裏，  
露珠還這麼瑩明，  
霧氣也這麼暖膩，  
晨光又這麼和煦，  
叢樹尙這麼秀美，  
流水且這麼漣漪，  
何處有秋的淒涼味？  
何處有秋的肅殺氣？



但覺宜人景物！  
直沁透了詩脾。

那一片樹林裏，  
閒著兩三棵棟樹，  
似先感到秋的氣味，  
支楞地挺著枯枝，  
在顯現牠先覺的意志。

那一邊三兩株楓樹，  
葉上也抹著了微紅，  
現出快樂的酡顏，  
似在歡祝秋的成功。

芙蓉可也得意地，  
塗抹就新妝

荻花也嫉妒似的，  
披上了雲錦裳，  
一副秋的畫圖，  
不是分明在眼中？  
可是在我這多敢的哀衷，  
猶有不堪撫摩的傷痛，  
偏偏不因這凋落堯殘，  
就感到寂滅悲涼，  
倒因明淨清麗的秋光，  
牽惹著無限的憧憬愛戀，  
得到了暫時的歡樂安慰。

——此文刊載於昭和二年出版的《新生》雜誌第一集，同期還發表小說  
〈補大人〉。

【編按】本文由張良澤先生提供（於《淡水牛津文藝》，第五期，頁  
137—143）。

## 未命名（孩子的可愛）

孩子的可愛

就是人誰都承認

愛護孩子

原是人類的事業裏一個實在

不因爲他是未來世界的主人

不因爲他是生命的相續者

純然的沒有雜念在內

這就是人類的偉大

兒子的可愛

是做過父親的誰都經驗來  
只是愛他的可愛  
別沒有什麼期待  
不望他來顯揚父母  
不望他來光大門楣  
卻也不曉得可愛在什麼所在  
只是愛他的可愛  
咳！那可愛的兒子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流離曲

甫三

## (一) 生的逃脫

澎湃！澎湃！

窸窣！窸窣！

澎湃的真像把海吹來，  
窸窣地甚欲併山捲去，  
溪水也已高高漲起，  
淼茫茫一望無際。

猛雨更挾著怒風，

滾滾地波浪掀空。

驚懼、匆惶、走、藏、

呼兒、喚女、喊父、呼娘、

牛嘶、狗嘯、

混作一片驚號慘哭，

奏成悲痛酸淒的葬曲，

覺得此世界的毀滅，

就在這一瞬中。

死！死！死！

在死的恐怖之前，

生之慾念愈是執著不放，

到最後的一瞬間，

尚抱有萬一的希望。

慘痛地、呼！喊！

無意識地、逃！脫！

還希望著可能幸免。

死神已伸長他的手臂，

這最後的掙脫實不容易。

眼見得一片茫茫大水，

把平生膽力都完全失去，

要向死神手中，

爭出一個自己，

這最後的掙脫真不容易！

救不得一個自己，

再無力顧到父母妻兒，

田畑只任牠崩壞，

厝宅儘教牠流失，

浩蕩無際，

一片茫茫大水。

風收雨霽，溪水也退，

大樹已連根拔起，

屋舍只留得幾段牆基。

一處處泥濘沙石，

一處處漂木瀦水，

慘澹荒涼，

籠罩著沈沈死氣。

差幸一身尚存，

免給死神捕虜去，

財物一無遺留，

看生活要怎樣維持。

不幸又被救得妻子，

啊！死只是一霎時傷悲，



活，半①添了無窮拖累。

流離失所、何處得到安息？

田畑淹沒、何處去種去作？

也無一粒米，

活活受饑餓，

餓！餓！

自己雖攪得腹肚②，

也禁不住兒啼妻哭！

## (二)死的奮鬥

感謝神的恩惠，

尙留給我一個肉體，

還算有些筋力可賣，

賣！賣！

①疑為「平」字之誤

②pak-tou2。(賴和自註)

俗音刺身

要等到何時，

要待何人來買，

縱幸運遇到了主顧，

也只夠賣作終身奴隸。

經幾次深思熟慮，

別想不出圖存工具，

唉！死？真要活活地餓死？

死！尙覺非時，

也尙有些三不願意，

只好硬著心腸，

也只有捻轉了心肝，

將這兒子來換錢去，

去！去！

好使兒子得有生機，

不忍他跟著不幸的父母，

過著艱難困苦的一世。

這是受不到妻子同意，  
不用猜想就可知，

「僅有這個兒子，

任他怎樣地醜惡，

也覺得可愛，

也可以自慰，

從未甘使離開過身邊，

那忍賣給人家去？

死！一樣逃不脫死！

餓死也願在一處，

不忍他去受人處治，

看！看遍這世間，

有過誰會愛他人子？」

婦人的執著本難釋，  
要使到她了解明白，  
石頭上也自會發粟，  
這該是自己來決行，  
這該是自己來負責。

救寒療飢可無慮，  
死的威脅亦已去，  
爲什麼？心緒轉覺不安！  
爲什麼？夜夢反自不寧！  
一時時妻子的暗泣吞聲，  
不知不識，那兒子的

臨去時依戀之情，  
到了夜深人靜，腦膜中  
這影像顯現得愈是分明。

拚盡所有生的能力，  
忍受一切人世辛苦，  
只想找出生之路，  
也只有借著這肉體上，  
極端的困憊疲勞，  
纔會暫忘卻  
刻在精神上的痛楚。

曠曠漠漠濁泥砂磧，  
高低凹凸大小亂石，  
尋不到前時齊整的阡陌，  
只見得波衝浪決的痕跡，  
再無有樹一株草一莖，  
破壞到這樣田地，  
看要怎樣來耕怎樣來種！

徙！徙到他鄉！

徙到那可耕可種，

水甘土肥的地方，

行！行！

只惜不知方向。

不可知的前途，

暗黑得路痕不見，

眼前此世界，

破壞得石荒沙亂，

這一片砂石荒埔，

就是命之父母，

這一片砂石荒埔，

就是生之源泉。

墾墾！闢闢！

忍苦拚力！

一分一秒工夫，

也不甘去休息。

鋤鋤！掘掘！

土黑砂白，

開開！鑿鑿！

石火四迸。

幸福就在地底，

努力便能獲得。

鋤鋤！掘掘！

土黑砂白，

開開！鑿鑿！

石火四迸，

一分一秒工夫，

也不甘去休息，

忍苦拚力，

墾墾！闢闢！

只望能早成田，

那顧惜腳腫手裂？

只望能早成田，

敢愛惜流汗流血？

只任牠砂灼日煎，

只任牠雨打風掬。

(三) 生乎？死乎？

阡陌築得已很齊整，

田畝也墾到將要完成，

畑也已耕，田也已種，

稻仔葉青翠得欲滴，

蕃薯葉也青蒼茂盛，



秋風是又涼又清，

秋空是又碧又淨，

失了熱焰的日頭，

只覺得和暖光明，

疲倦了的溪水，

流得悠緩無聲，

烏秋班甲④時交鳴，

秋田野是這樣地幽靜。

賣兒子的錢，已無多所剩，

甕中糧米，吃也再無幾時，

秋風涼了，身上尙是單衣，

哈！哈！

這幾層已不用憂慮，

看！田畑裏的稻仔蕃薯，

不僅足以救寒療飢，

無定著④還有些贏餘，  
這草寮仔也想來修理。

幾年來拚死的奮鬥，  
克服了不可抗的天災，  
到而今生活已有所賴，  
只有賣去了的兒子，  
還使我時時掛上心懷；  
不知是否得到人憐愛？  
不知是否有些長大？  
不知是否猶像在我們身邊？  
那刁頑？那活潑？那乖呆？

砂石荒埔，

已再墾爲良田，

風雨應候，

⑤發表稿自此行以下未見，  
以手稿補齊。

也做成了豐年，

手上的血經已拭淨，

額上的汗也已晒乾，

一些兒心願將要實現，

幸福的路已在眼前，

生活已有了保障，

居處也得到平安。

這應不是幻像的反映？

這應不是夢裏的欣歡？

時代是已經開化，

文明也放出了光華，

夢一般的世界早被打破，

遂造成了現代國家，

併創定尊嚴國法，

法的範圍不容有些或跨。⑤

法本來就是公平，  
牠規定著，富戶窮人一樣，  
不許睡在公園椅頂，（法朗士語）  
爲著國家誰也要遵行，  
只可憐愚昧的百姓，  
不斷地踏上罪的路程。

靜肅！莊嚴！

天道？公理？

是非的分剖所，

善惡的權衡處，

在監察法的當否？

在主持世間正義？

這氣象之陰森！

會使人股慄不已。

座上是威嚴的判官，  
傍邊是和善的通譯，  
台下是被疑的百姓，  
悲愴！戰慄！

如屠場之羊、砧上之魚，  
絕望地任人屠殺割烹。

你怎敢？無斷⑥開墾，

你怎敢？占住不肯退去，

你怎敢？把法律無視，

那幾處田畑，那幾處原野，

早就依照法的手續，

給與退職前官吏，

爲保持法的權威，

本應該嚴重懲治，

姑且恩施格外，  
使知道國家寬大處，  
若猶抗命不遷徙，  
就休怨法無私庇！

沈下去！沈下去！

墜落到萬仞罪惡之淵，

任憑你，喊到喉破聲竭，

也無人垂手一援。

粉碎了！粉碎了！

橫格在時代巨輪之前，

任憑你，喊到喉破聲竭，

也無人能為解脫。

痛哭罷！痛哭罷！

正對著喫骨飲血之筵，

任憑你，哭到眼淚成泉，

也無人替你可憐。

講文化的空說要爲盡力，  
到而今不聽見有些消息，  
農組的兄弟們，一個個  
被監視拘捕，活動無策，  
大人們怒洶洶，惡爬爬，  
不斷地來催催迫迫，  
從順慣了的我，  
禁不起這般橫逆。

收拾起孤伶伶的一身，  
累人妻子讓她永遠沈淪，  
羞！羞！  
羞見棄於死神，  
遂嚐到重倍的苦辛，

瘦盡我一身肌肉，

把田畑阡陌開墾得齊齊整整，

流盡我一身血汗，

把稻仔蕃薯培養得青蒼茂盛，

眼見得秋收已到，

讓別人來享受現成，

這就是法的無私平等！

這就是時代的文明！

這麼廣闊的世間，

著一個我怎這樣狹仄，

到一處違犯著法律，

到一處抵觸著規則，

耕好了田卻歸屬於官吏，

種好了稻竟得不到收穫，

這麼廣闊的世間，



著一個我怎這樣狹仄。

天的一邊，地的一角，

隱隱約約，有旗飄揚，

被壓迫的大眾，

被搾取的工農，

趨趨！集集！

聚攏到旗下去，

想活動於理想之鄉。

去！去！

緊隨他們之后，

我怎生這樣痴愚！

怎甘心在此受盡人欺負？

去！去！

緊隨他們之后，

尚有強健的腳和手，  
且有耐得勞働的身軀。 ⑦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二九、三三二號，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  
十三日、二十日、二十七日。

⑦（李南衡註）本詩創作背景是所謂「退職官階下無斷開墾地」事件後。

# 新樂府 懶雲

米粟糶無價，青菜也呆賣，

(bi2 — chek tah bo5 ke3, chhen — chhai3 iah8 phaiN2 be7,)

飼豬了本錢，鷄鴨少人買；

(chi7 — ti liau2 pun2 — chiN5, ke — ah chio2 lang5 be2,)

賺喰非快活，種作總艱計，

(than3 — chiah8 hui khuiN3 — oah8, cheng3 — choh chong2 kan — ke3,)

官廳督促緊，納稅又借債。

(koan — thian tok — chhiok kin2, lap8 — soe3 iu7 chioh — che3。)

街頭有小販，賺喰真可憐，

(ke—thau5 u7 sio2—hoan3, than3—chiah8 chin kho2—lian5.)

一見警察官，奔走各紛然；

(chit—kin3 keng3—chat—koan, pun—chau2 kok hun—jian5.)

行商如做賊，拿著便要罰，

(heng5—siong ju5 cho3—chat8, liah8—tion8 pian7 beh hoat8.)

小可講情理，手括再腳躡。

(sio2—khoa2 kong2 cheng5—li2, chiu2 koat chait3 kha that.)

景氣尙未呆，賺喰已不易，

(keng2—khi3 siong7 be7—bai2, than3—chiah8 i2 put—i3.)

頭嘴六七人，逐日拚到死；

(thau5—chhui3 lak8—chhit lang5, tak8—jit8 pian3 kau3 si2.)

婦女相幫助，始得可支持，

(hu7—ju2 sio pang—chou7, su2—tit kho2 chi—chi5,)

草笠無價數，草蓆也便宜，

(chhau2—le5 bo5 ke3—siau3, chhau2—chhioh8 iah8 pan5—gi5;)

所入不供出，做工無塊去，

(sou2 jip8 put kiong chhut, cho3—kang bo5 te3 khi3,)

派到入夫錢，何處去借起。

(phai3—kau3 jin5—hu chin5, ho5—chhu3 khi3 chioh khi2。)

四

前年好景氣，生理大賺錢，

(chu7—ni5 ho2 keng2—khi3, seng—li2 toa7 than3—chi5,)

夜夜上酒樓，快樂真無比，

(lah8—iah8 siong7 chiu2—lau5, khoai3—lok8 chin bo5—pi2;)

一旦景氣呆，虧損無所餘，

(it—tan3 keng2—khi3 bai2, khi—sng2 bo5 sou2—i5,)

有或要關門，有或著整理；

(u7 e5 beh koaiN—mng5, u7 e5 tloh8 cheng2—li2:)

銀行討利息，稅金期限至，

(gin5—hang5 tho2 li7—sek, soe3—kim ki5—han7 chi3,)

債主尤討緊，不肯減分厘，

(che3—chu2 iu5 tho2—kin2, m7—kheng2 kiam2 hun—li5,)

貨物任抄封，只好頭味。

(hoe3—but lin7 chhau—hong, chi2—ho2 gian3—thau5—bi7。)

五

百姓雖艱苦，做官顛倒好，

(peh—sen3 sui kan—khou2, cho3—koan tian—to2—ho2,)

物價皆下落，給俸又昇高；

(but8—ke3 kai ha7—loh8, kip—hong7 iu7 seng—ko,)

日日多罰金，年末多慰勞，

(jit8—jit8 to hoat8—kim, ni5—boat8 to ui3—lo5,)

民間有欠賬，不敢對伊討。

(bins—kan u7 khiam3 che3, m7—kan2 tui3 i tho2。)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四三號，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農民謠 甫三

(一)

風吹雨打，

• (hong chhoe hou7 phan)

水浸日曝，

(chui2 chim3 jit8 phak8)

一年中，辛辛苦苦，

(chit8 ni5 tiong7 sin—sin—khou2—khou2)

只希望，

(chi2 hi—bang7)

稻仔好，

(tiu7—a2 ho2)

粟價高，

(chek—ke3 ko)

這辛苦，也即有補所。

(che sin—khou27 iah8 chiah u7 pou2—sou

2)



(一)

碎米蕃薯，

(chhui3—bi2 han—chi5)

菜脯鹹魚，

(chhai3—pou2 kiam5—hi5)

一年中、儉儉省省，

(chi8 ni5 tiang·khiam7—khiam7 seng2—

seng2)

只希望

(chi2 hi—bang7)

好收成、

(ho2 siu—seng5)

無疾病、

(bo5 chek8—pen7)

這儉省、也即有路用。

(che khiam7—seng2·iah8 chiah u7 lou7—  
eng7)

(三)

六月大水，

(lak8—goeh8 toa7—chui2)

秧仔淹沒，

(ng—a im—boat8)

等待到、大水退乾，

(tan2—thai7 kau3·toa7—chui2 the3—ta)

又不幸

(iu7 put1—heng7)

圳頭崩、

(chun3—thau5 pang)

圳水斷、

(chun3—chui2 tng7)

浸不死、也被日曝爛。

(chim3 be7—si2 / iah8 hou7 jit8 phak8—

noa7)

(四)

十月收冬、

(chap8—goeh8 siu—tang)

只有四成、

(chi2—u7 si3—siaN5)

這祇足、地主租額、

(che chiah chioh / te7—chu2 chou—giah8)

留下來

(lau5 loh8—lai5)

刈稻工、

(koah—tiu7—kang)

肥糞錢、

(pui5—pun3—chiN5)

無粟糶、怎得去開支？

(bo5—chhek—tah / choaN2—tit khia3 khai—

chi)

(五)

晒乾鼓淨<sup>①</sup>， (phak8—ta kou2—lau3)

地主趕到<sup>②</sup>， (te7—chu2 koaŋ2—kau3)

一大堆、被他輦<sup>③</sup>走， (chit8 toa7—tui， hou7 i chhia—chau2)

只剩些 (chi2 chhun koa2)

風鼓尾、 (hong—kou2—boe2)

二槽頭、 (gi7—cho5—thau5)

看怎會、維持到年兜？ (khoaŋ3 choaŋ2—e7， i5—chhi5 kau3 ni5—

tau)

(六)

箠刈布店， (kam2—koa3 pou3—tiam3)

菜架豬砧， (chhai3—ko3 ti—tiam)

無一位、肯再賒欠， (bo5 chit8—ui7， kheng2 chai3 sia—khiam3)

又兼得 (iu7 kiam—tit8)

- ① (賴和自註) 讀濾  
② (賴和自註) 讀較  
③ 疑為「車」字之誤

這景氣、

(che keng2 — khi3)

無塊借、

(bo5 te3 chion)

只好把、食衣來縮減。

(chi2 — ho2    ka7 / chian8 — chheng7    lai5

sok — kiam2)

(七)

期限要過、

(ki5 — han7 beh koe3)

當頭當盡、

(tng3 — thau5 tong — chin7)

納不完、官廳租稅、

(lap8 put — oan5 / koan — thian chou — soe3)

又被他

(iu7 pi7 i)

收稅官、

(siu — soe3 — koan)

來催促、

(lai5 chhui — chhiok)

駭怕得、真像犯著罪。

(kian — hian5 kah8 / chin — chhiun hoan7 —

tioh8 choe7)

(八)

農會豆粕，

(long5—hoe7 tau7—khou)

圳務水銀，

(chun3—bu7 chui2—gin5)

怎參詳，也不允准，

(choan2 chham—siong5 / iah8 put un2—  
chun2)

差押官

(chhe—ah—koan)

牽去牛，

(khan—khi3 gu5)

拿去豬，

(liah8—khi3 ti)

鷄鴨鵝，一齊攏總去。

(ke ah gos / tang5—che5 long2—chong2—  
khi3)

(九)

不勤不儉，

(put—khi5—put—khiam7)

怕受飢寒，

(kian7 siu7 iau—koan5)

幾年來，勤勤儉儉，

(kui2—ni5—lai5 / khi5—khi5—khiam7—

khiam7)

也依然

(iah8 iu5—goan5)

妻不飽、

(chhe put paz)

兒不媛、

(ji5 put ioan2)

自嘆命、受苦敢誰怨。

(chu7 than3—mia7 / siu7—khou2 kan2 sui5  
oan3)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① 引用自〈台灣新民報〉

Andante (緩徐調) 農 民 謠 李金土氏作曲

碎米 簸 薯 菜 脯 鹹 魚 遠 一 年 一 中 一

偷 ？ 省 ？ 望 望 望 無 疾 痛

這 債 高 也 一 日 一 有 一 路 一 用 一

附李金土譜①

## 生與死

甫三

生、啊！真不容易。

生、嘻！有甚艱難？

有人幸福到使人妒羨，

有人不幸到自己可憐。

這敢是命運所註定？

這敢是勤怠所由判？

有苦樂懸殊的業佃，

有鬪爭不息的勞資；

有築路的夫役，



有汽車中的紳士；  
有衣錦的貴婦，

有織機畔的女子。

死、啊！光榮，

天乎！可惜。

死、哈！應該，

天呀！欣幸。

這敢是生命有差等？

這敢是愛惡所判定？

一樣是戰場上的伏屍，

有叛逆的天誅，

有神聖的戰死；

一樣是刑台上囚犯，

有尊貴的帝王，

有下賤的小販。

血性的男兒，

生要嘗到生的真味，

生、便忍受得

一切生的不幸，

生、要享受盡

所有生的幸福。

不幸、萬不甘

供獻自己去做犧牲。

幸福、更不愿

建在別人痛苦之上。

血性的男兒，

生要嘗盡生的真味，

血性的男兒，死則死耳，

要牠什麼意義？

死、不須牠、嗟嘆憐惜，

死、不管牠、欣喜慶幸；

死、死在病榻之上，

這是男兒的恥辱。

死、死到銃劍之中，

這是男兒的敗亡。

時間無不得不死的時候，

心靈有生之厭倦的念頭，

血性的男兒，死便死去，

要牠什麼意義？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四一號，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編按】作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 滅亡 X

去！去！

無聊不用愁嘆！

世間盡有歡樂的去處。

去！上酒樓去！

酒樓上只充滿著肉臭，

窒得人喘不出氣。

去！去！

無聊不用悽悲！

世間盡有排遣的工具，

去！去享受些溫柔，

去！去找愛的伴侶。

愛？愛神已棄我而遺，

這無聊極的人生，

這厭倦了的生命。

死，未經驗的死，

人生最後的這一事，

牽惹我多大憧憬。

死，死有方法無？

這一具強健的體軀，

又兼悟徹了養生主，

數年間無病無災，

恐怕終把此志來辜負。

雖說還有自殺一途，

會許觸犯著耶穌，

走不上到天國之路，  
且難免有些痛苦，  
又要惹下人邪推妄度。

死神！我請願你，  
現在也只能請願你，  
請你惠給一些慈悲，  
讓我俯伏到你腳下去，  
我願意做你忠誠的奴隸，  
請勿把我棄遺。

死神！應許我！  
一定的應許我！

啊！我聽到了，  
聽到了死神的回答。  
定會指給我行進之路。

你這卑怯的人類！

你這懦弱的庸夫！

我的支配下

沒有卑怯者的位置，

我的威權下

不許庸懦者來沾污。

等！等待自然的滅亡，

你的生的時光，

你的蒙羞受辱，

此後還是久長。

等著！卑怯的奴隸，

等！等待自然的滅亡。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四七號，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編按】作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

## 南國哀歌①

安都生

所有的戰士已去，  
只殘存些婦女小兒，  
這天大的奇變！  
誰敢說是起於一時。

人們所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嘗有人敢自看輕，  
這一舉會使種族滅亡，  
在他們當然早就看明，  
但終於覺悟地走向滅亡，

① 本詩為哀悼霧社事件而作。



這原因就不容妄測。

雖說他們野蠻無知？

看見著鮮紅紅的血，

便忘卻一切歡躍狂喜，

但是這一番②啊！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異。

在和他們同一境遇，

一樣呻吟於不幸的人們；

那些怕死偷生的一群，

在這次血祭壇上，

意外地竟得生存，

便說這卑怯的生命，

神所厭棄本無價值，

但誰敢信這事實裡面，

就尋不出別的原因？

「一樣是吳命人！

趕快走下山去！」

這是什麼言語？

這有什麼含義？

這是如何地悲悽！

這是如何的決意！

是怨是讎？雖則不知，

是妄是愚？何須非議，

舉一族自願同赴滅亡，

到最後亦無一人降志，

敢因為蠻性的遺留？

是怎樣生竟不如其死？

恍惚有這呼聲，這呼聲，  
在無限空間發生響應，  
一絲絲涼爽秋風，  
忽又急疾地爲牠傳佈，  
好久已無聲響的雷，  
也自隆隆地替牠號令。③

兄弟們！來！來  
來和他們一拚！

憑我們有這一身，  
我們有這雙腕，

休怕他毒氣、機關鎗，  
休怕他飛機，爆裂彈，  
來！和他們一拚！

兄弟們！

憑這一身，

③發表稿僅刊至此，以下以  
手稿補齊。

憑這雙腕。

兄弟們到這樣時候，

還有我們生的樂趣？

生的糧食儘管豐富，

容得我們自由獵取？

已闢農場已築家室，

容得我們耕種居住？

刀鎗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現在我們有取得的自由無？

勞 總說是神聖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這樣驅使，

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

看我們現在，比狗還輸！

我們婦女竟是消遣品，

隨他們任意侮弄蹂躪，  
那一個兒童不天真可愛，  
凶惡的他們忍相虐待，  
數一數我們所受痛苦，  
誰都會感到無限悲哀！

兄弟們來！

來！捨此一身和他一拚，

我們處在這樣環境，

只是偷生有什麼路用<sup>④</sup>，

眼前的幸福雖享不到，

也須爲著子孫鬥爭。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六一號、三六二號，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二日。

## 思兒

安都生

每當我見到人家的小孩，

總禁不住要激起一陣陣悲哀。

噯喲！我心愛的芳兒喲！

要是你還活在這世上，

不知現在會如何地長大！

每當我見到人家的小孩，

總禁不住要使我憶起仁慈底父愛。

噯喲！我心愛的芳兒喲！

你怎麼這樣硬著心腸從爹娘的懷抱裏掙開？

任我如何呼喊，

連一些些影兒也不見回來。

每當我見到人家的小孩，

更禁不住要使我聯想到過去的歷來。

噯喲！我心愛的芳兒喲！

你那憨笑的臉龐，

你那啼哭的聲音，

到現在

還歷歷地在我眼前耳畔徘徊。

唉！我心愛的芳兒喲！

你哭時的可憐，

你笑時的可愛，

雖僅僅是如曇花一現，

也永不會從我的腦裏跑開。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七〇號，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低氣壓的山頂（八卦山）  
甫三

天色是陰沉而且灰白，  
郊野又盡被霾霧充塞。

遠遠地村落人家，

辨不出有鷄狗聲息；

腳底下的熱鬧城市，

也消失了喧騰市聲。

眼中一切都現著死的顏色，

我自己也覺得呼吸要停。

啊！是不是？

世界的末日就在俄頃。



山啣水啣！樹林岩石啣！

飛的啣！走的啣！

巍峨的宮殿啣！

破陋的草屋啣！

痛苦的哀號啣！

快樂的跳舞啣！

勝利的優越者啣！

羞辱的卑弱者啣！

善的啣！惡的啣！

所有一切——生的無生，

盡包圍在吶吶風聲裏，

自然的震怒，

似要把一切都毀滅去。

墮漠漠的園圃，

一疊疊綠浪翻飛，

啊！這是飽漿的甘蔗。

平漫漫的田疇，

一層層金波湧起，

啊！那是成熟的稻仔。

種田的兄弟們喲！

想你們鐮刀早已準備？

廣闊的海洋之上，

雪山般的怒濤，

一座一座掀起碰碎，

那聲浪直衝破重疊空氣，

震撼我聾去了的雙耳。

啊！檣欹、船破，

那些討魚的人們歸來未？

一隻飛鳶翱翔雲裏，  
似要將牠健翼戰風一試，  
投入風的旋渦之中，  
只見牠把兩翼略一斜欹，  
便再高高地衝上飛去，  
那傲慢的睥睨，  
真是無些顧忌。

樹林中一隻小鳥，  
忽地斂著雙翼投入草裏，  
驚起了一匹白兔，  
慌慌忙忙、跳跳躍躍，  
似迷失了逃生去處，  
在死的威脅之前，  
鳶的嘴爪之下，  
對著這自然的震怒，

一些也不知恐懼。

自然的震怒尙猶未息；  
不斷地在呼呼叱叱。

雲似受到了命令，  
一層一層地向中空●屯積，  
雲隙中幾縷光明，  
只剩下淡淡陰影；  
日頭已失盡威光，  
天容變到可怕地濃黑。

風亦具有服從的美德，  
只聽到自然一叱，  
就突破了樹林的屏障，  
飛越過山峰的阻隔，

踢翻礙腳的甘蔗稻仔，  
拔倒高樓掀去屋脊。

噓噓地開始著迴旋，  
噓噓地激動了一切，  
這麼大的世間，  
已無一塊安靜之地。

在這激動了的大空之下，  
在這狂飆的迴旋之中，  
只有那人們樹立的碑石，  
兀自崔嵬不動，  
對著這黑暗的周圍，  
放射出矜誇的金的亮光，  
那座是六百九十三人之墓，  
這座是銘刻著美德豐功。

雲又聚得更厚，  
風也吼得更凶。

自然的震怒來得更甚，  
空間的暗黑變得更濃，

世界已要破毀，

人類已要滅亡，

我不爲這破毀哀悼，

我不爲這滅亡悲傷。

人類的積惡已重，

自早就該滅亡，

這冷酷的世界，

留牠還有何用？

這毀滅一切的狂飆，

是何等偉大淒壯！

我獨立在狂飆之中，

張開喉嚨竭盡力量，  
大著呼聲爲這毀滅頌揚，  
並且爲那未來的不可知的  
人類世界祝福。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八八號，一九三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編按】作於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

# 是時候了 浪

是時候了。

跟我來罷！

你是什麼人呢？

不認得嗎？

啊！死神！

我還要活。

我不願意死。

你不是常在咒詛，

咒我不來照顧

貧苦的人，喲！



你現不餓了嗎？

餓猶還是餓。

看！只有薄薄的皮

張在瘦瘦的骨，

你不憐憫我嗎？

請賜我一些恩惠。

呸！卑怯的人。

因為你最后的希望，

我纔撥工特來看你，

轉要求些另外的恩惠。

卑怯的人等著。

還有更多的——餓寒困苦。

這是我格外的賜與。

啊！死神！

這不過於殘酷嗎？

你竟沒有同情。

卑怯的人喇！

你須要明白我。

看！我的面上有沒有？

那慈善家的假面？

【編按】原載《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九十號，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曙光」欄。原稿背面為醒民（黃周）向賴和邀稿函（詳參《雜卷》），賴和即寫下此詩。

## 祝曉鐘的發刊

空空空空！

曙光朦朧，東方已亮，

勿再綳縮在被窩中，

留戀著迷離的殘夢。

起來起來！

爲要生存，總著勞動，

水螺①都地地在呼喚，

隸屬牠的工人上工。

拼命拼命！

生命不絕，勞力不窮，

因為這一日的糧食，  
昨天困倦早已遺忘。

空空空空！

日頭欲起，雲彩鮮紅，  
農人們早走到田中，  
犁頭掛在耕牛肩上。

戰戰兢兢！

官廳要稅，頭家要粟②，  
那顧得帶霜的風冷，  
還計到凍裂的土硬。

空空空空！

響破雲幕，放出陽光，  
驅逐走那夜的黑暗，  
使人還到光明之中。

空空空空！

詩情禪味，帶月含霜，  
只怕這古代的逸響，  
不及塞連<sup>③</sup>響遠聲宏。

空空空空！

墜沉不惜，破裂何傷，  
人們已跳出了夢境，  
世間又再開始活動。

忙忙迫迫！

歲月不盡，勞苦不息，  
田裏工事，還未終了，  
補修道路，又有徭役。

【編按】作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 相思 T

阮是兩人相意愛，

(gun2 si7 mng2—lang5 sio i3—ai3)

若無說出恁不知？

(na7—bo5 soeh—chhut lin2 m7—chai)

阮著當頭白日來出入，

(gun2 tioh8 tng—thau5—pen8—jit8 lais

chhut—jip8)

共恁外人無治代？

(kang7 lin2 goa7—lang5 bo5 ti7—tai7)

恁偏愛講人夕話，

(lin2 phian ai3 kong2 lang5 phain2—oe7)

使阮驚心不敢來。

(su2 gun2 kian—sim m7—kan2—lais)

娘子疑我合伊歹，

(niu5—kian2 gi5 goa2 ka7 i phain2)

冥日相思真利害！

(me5—jit8 siun—si chin—li7—hai7)

頭上貼著鬢邊膏，

(thau5 siong7 tah—tioh8 pin3—pin—ko)

身軀消瘦可憐代。

(sin—khu siau—san2 khou2—lian5—tai7)

伊正洗衫我返來，

(i chian3 se2—san gao2 tng2—lai5)

心頭歡喜撲撲猜。

(sim—thau5—hoan—hi2 phok8—phok8—

chhai2)

只爲身邊人衆衆，

(chi2—ui7 sin—pin lang5 chiong7—chiong7)

不敢講話真無采。

(m7—kan2 kong2—oe7 chin bo5—chhai2)

恨無鳥仔雙筒翼，

(hun7 bo5 chiau2—a2 siang e5 sit8)

隨便飛入伊房內。

(sui5—pian7 poe—jip8 i pang5—lai7)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九六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 相思歌

懶雲

前日公園會著君，

(cheng5—jit8 kong—ng5 hoet—tioh8 kun)

怎會即①溫存？

(choan2 e7 chiah un—sun5)

害阮心頭拿不定，

(hai7 gun2 sim—thau5 iah8 be7—tian7)

歸日②亂紛紛。

(kui—jit8 loan7—hun—hun)

飯也懶噉茶懶吞，

(ng7 iah8 lan2—chiah8 te5 lan2—thun)

睏也未安穩，

(khun3 iah8 be7 an—un2)

怎會這樣想不伸③，

(choan2—e7 chit—iun7 siun7—be7—chhun)

敢是爲思君。

(kam2—si7 u7 su—kun)

① 李南衡註) 這樣

② 李南衡註) 整日

③ 李南衡註) 開



批④來批去討厭恨、

(p'hoē—lāi5—p'hoē—khi3 tho2—lā3—hun7)

夢是無準信，

(bang7 si7 bo5—chun2—sin3)

既然兩心相意愛，

(ki3—jian5 liang2—sim sio—i3—ai3)

那怕人議論？

(na2 kian lang5 gi7—lun7)

幾回訂約在公園，

(kui2—hoe5 teng7—lok chair7 kong—hng5)

時間攏無準，

(si5—kan long2—bo5—chun2)

相思樹下獨自坐，

(siun—si—chhiu7—ha7 tok8—chu7 che7)

等到日黃昏。

(tan2—kau3 jit8—hong5—hun)

黃昏等到七星出，

(hong5—hun tan2—kau3 chhit—chen chhut)

終無看見君，

(chiong bo5 khoan3—kin3 kun)

風冷露涼艱苦忍，

(hong leng2 lou7 liang5 kan—khou2—lun2)

堅心來去睏。

(kian—sim lais—khi3—khun2)

④ (李南衡註) 信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九六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 月光 玄

月光露水重，晚稻一定好。

(goeh8—kng lou7—chui2—tang7, ban7—tiu7 it—teng7 ho2)

那知望花時，風颭忽來做。

(na2—chai bang7—hoe—si5, hong—thai hut—lai5—cho3)

粟粒勿結漿，空存稻仔稿。

(chek—liap8 be7 kiap—chiuN, kang chun tiu7—a2—ko2)

早冬著蟲害，晚冬又收無。

(cha2—tang tloh8 thang5—hai7, ban7—tang iu7 siu—bo5)

頭家不減租，租管日追討。

(thau5—ke m7 kiam2—chou, chou—koan2 jit8 tui—tho2)

豆粕也到期，稅金不容逃。

(tau7—khou lah8 kau3—ki5, soe3—kim put—iong5—to5)

當，無值錢物；借，無人敢保。

(tŋ3, bo5 tat8 — chin5 — miŋ8; chioŋ, bo5 — lang5 kan2 — po2)

欠了頭家租，準是無田作。

(khiam3 — liau2 thau5 — ke chou, chun2 — si7 bo5 — chan5 — cho3)

欠了官廳稅，抄封更艱苦。

(khiam3 — liau2 koan — tian soe3, chauh — hong keng7 kan — khou2)

牽牛無到額，厝宅賣來補。

(khan — gu5 bo5 kau3 — giah8, chhu3 — theh8 be7 — lai5 — pou2)

一家五六人，流離共失所。

(chit8 — ke gou7 — lak8 lang5, liu5 — li5 kah sit — sou2)

景氣講恢復，物價起加五。

(keng2 — khi3 kong2 hoe — hok8, but8 — ke3 khi2 — ka — gou7)

錢又無塊趁，日子要怎麼。

(chin5 liu7 bo5 — te3 — than3, jit8 — chi2 beh choan2 — tou7)

——原載於《南音》一卷三號，「台灣話文嘗試欄」，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 農民嘆

押台灣土語韻

月光露水多 晚稻定然好

(goeh8 beng5 lou7—chui2 to, ban7—tiu7 itan—jian5 ho2)

不意三日風 滿田剝黃稿

(put—i3 san—jit8—hong, moa2—chan5 pak ng5—ko2)

旱季患蟲害 甚者家已破

(cha2—kui3 hoan7 thang5—hai7, sin7—chia2 ka i2 pho3)

穩冬復失收 喪本無田作

(un2—tang hok8 sit—silu, song7—pun2 bo5 chan5 cho3)

甘蔗發育佳 傾倒滿官道

(kam—chia3 hoat—ioK8 ka, kheng2—to3 moa2—koan—to7)

豈無種蔗心 也曾喪本過

(khi2—bu5 cheng3—chia3—sim, iah8 chan song7—pun2—ko3)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冬到新穀收

賴和

冬到新穀收

田主撚嘴鬚

咱厝大小面憂憂

討租、徵稅鬧不休

幼子哭妻叫苦

哭沒有米粥湯

苦著火食難的渡

收冬真忙苦

喚無三頓粥湯好下肚

勞碌到沒衫沒褲

想進前又沒路

退後——好捧著腹待死路

想著目睷像西北雨

目睷雨流落肚

可已做粥湯——

安慰餓腸肚

一年這樣忙不休

囊裡空的洗一樣

換來苦、悲愁

唉！咱愁他不愁

稅主、田主不許你哀求

結局當賣了子女

去換來一枚空領收

唉！新冬穀完收

生活更難籌

愈想愈煩惱

愈想愈悲愁

若再這樣做下去

總會沒個好下場

一冬望過一冬相添補

哪知愈做愈絕路

問兄弟呵

那兒還有我們的活生路

一九三二年 二、廿五



# 呆囡仔 (獻給我的小女阿玉) 甫三

呆囡仔 不是物

(phaiN2—gin2—a2, m7—si7 miN8)

一日喰飽溜溜去

(chit8—jit8 chiah8—pa2 liu3—liu3—kh3)

噲<sup>①</sup>曉看顧恁小弟

(be7—hiau2 khoan3—kou3 lin2 sio2—ti7)

只管自己去遊戲

(chi2—koan2 ka—ti7 kh3 iu5—hi3)

呆囡仔 人是不痛你

(phaiN2—gin2—a2, jang5 si7 m7 thian3 li2)

呆囡仔 不是物

(phaiN2—gin2—a2, m7—si7 miN8)

一日當當要討錢

(chit8—jit8 tong—tong beh tho2—chiN5)

三頓不喰使癍片

(san—tng3 m7 chiah8 sai2 phiah—phiN3)

四秀<sup>②</sup>挑來擔擔柑<sup>③</sup>

(si3—siu3 tan lai5 tan3—tan3 khin5)

① (賴和自註) 噲：音貴之土腔。

② (賴和自註) 四秀：零食也。

③ (賴和自註) 柑：團也。

呆囡仔 人是無愛碟<sup>④</sup> (phaŋ2—gin2—a2, lang5 si7 bo5—ai3 tin8)

呆囡仔 不是物 (phaŋ2—gin2—a2, m7—si7 miŋ8)

愛穿好衫著較美<sup>⑤</sup> (ai3 cheng ho2—saŋ tiə8 khaŋ—su12)

槍曉保惜顧清氣 (be7—hiau2 po2—siəŋ kou3 cheng—khi3)

染到塗粉滿滿是 (ko7—kah thou5—hun2 moa2—moa2—si7)

呆囡仔 會喰竹仔枝 (phaŋ2—gin2—a2, e7 chiah8 tek—a2—ki)

呆囡仔 不是物 (phaŋ2—gin2—a2, m7—si7 miŋ8)

無啥無事<sup>⑥</sup>哭啼啼 (bo5—siaŋ2 bo5—tai7 khaŋ3—thi5—thi5)

哄騙不煞<sup>⑦</sup>人受氣 (haŋ2—phian3 m7—soaŋ lang5 siu7—khi3)

要叫不敢就較遲 (beh kio3 m7—kaŋ2 chiu7 khaŋ ti5)

呆囡仔 無拍槍改變 (phaŋ2—gin2—a2, bo5 phah be7 kai2—pian3)

④ (賴和自註)無愛碟：不要也。

⑤ (賴和自註)美：音水之正讀。

⑥ (賴和自註)事：音代。

⑦ (賴和自註)不煞：不停也。

——原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二號，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

# 日光下的旗幟

孔乙己

天上赫赫地輝耀著日光  
空際展轉地旗幟在飄揚

日光喲！多謝你、多謝你。

給了光明於這世界之上。

雖然尚有夜的黑暗，

有了這些時代的光明。

已夠為著生去從事勞働，

旗幟喲！你那鮮麗的色彩，

是不是人類的血染紅？

雖然飄揚於高空之上，

要知道旗杆所樹幟，  
有千萬隻手在支撐。

我愛惜那輝耀的日光，  
在日光照耀之下，

我仰望著旗幟的飄揚，

啊！我願意，我願意，

迸出沸騰在心脇的血，

去染遍那旗的全面，

使牠再加一層地鮮紅。

是怎樣？是怎樣。

我向來勞動很是勤奮，

總覺得不夠生存，

受慣了凍餓的身軀，

只見滅亡日漸迫近，

染在旗面的紅的血色，

也被了塵沙所埋沒，

由從淡黃變成鐵黑，  
到現在已經辨認不出。

讓他人去誇耀罷，

這天上赫赫的日光，

無時不照耀著他們的國旗高揚，

我們的旗幟展轉著，

只合樹立在冰雪之中，

支撐的手已盡破裂，

空際的旋風又很猖狂，

就任地去吹倒罷

我們已到了血盡力窮，

極地已看到日光，

冰雪也漸自消溶，

旋風也已經靜息，

破裂的旗幟

尚飄揚於高空之上，

旗杆雖幸不至傾倒，  
那支撐牠隻隻的手，  
已堆成白骨的高墳。  
地面被溶雪洗淨過，  
看不見血痕的遺留，  
天上赫赫地揮耀的日光，  
空際展轉的旗幟在飄揚

——  
錄舊作  
——

——原載於《台灣文藝》二卷七號，一九三五年七月。

## 溪水漲

溪水漲來時，  
只顧得一身逃避，  
田園盡管崩潰，  
家宅只任流失，  
逃得一身活，  
已算堪恭喜！

溪水歸去時，  
始覺致身無地，  
不幸又留得妻兒，

未曾流到海裏，  
死掉只有一番傷悲，  
活著平添無窮拖累！  
何處去重作？  
上已無一尺土，  
石頭一粒一粒，  
搬到了水邊，  
鋤頭一下一下，  
離開了土面，  
想想能夠成田，  
那顧惜手足迸裂，  
只望能早成田，  
那顧得風吹日煎，  
流來多少血汗！  
好容易才墾闢成田。



種作還未到收成，  
就說犯著規矩，  
隨隨便便被取上去，  
下付與退職官吏。  
欲不事種作，  
怎禁得腹中飢餓？  
也止不住兒啼妻哭！  
還留得鋤頭糞箕，  
猶有能夠勞動的身體，  
也算生存尚有工具。  
溪底的石頭埔，  
原是當年好田土，  
拿鋤頭，挑糞箕，  
使盡了說不盡的辛苦。

何處去種作？

上已無一寸土，

欲不事種作？

使禁得腹中飢餓？

也止不住兒啼妻哭！

——錄自《平言週刊》一卷十期，一九四八年。

## 不是

讀書不是爲做官，講到做官起畏寒。  
幾人讀書做官好，傀儡有抽即會行。  
讀書不是要賺錢，教人銀錢怎賺起。  
幾人讀書有錢賺，讀書了本攏總是。  
讀書不是爲娶妻，學問卻要女人知。  
自由女子飼勿起，千金小姐不嫁伊。

【編按】創作日期不明

未命名〔冰冷冷的風〕①

冰冷冷的風，  
吹得人血凝肌縮，  
熱烘烘的日，  
曝得人骨焦皮腫，  
這天然的爐錘；  
是多麼無法抵抗！  
似憐憫著人們生命的脆弱，  
要把他鍛鍊成不撓之鋼。  
冰冷冷的風，

吹得人血凝肌縮，  
一吹到高樓大廈中去，  
只會把煖爐的炭火，  
吹得分外紅燄煖烘，  
熱烘烘的日，  
曝得人骨焦皮腫，  
一射到高樓大廈中去，  
只會把電扇旋轉催動，  
使送出涼爽的清風。

啊！

這冰冷冷的風，  
這熱烘烘的日，  
只是和那無衣無笠的人作對喲！

【編按】創作日期不明

未命名（你們真是頑冥）①

你們真是頑冥，

你們怎會這樣頑冥。

明知無可如何，

偏要把生命輕於一擲。

只是取快一時，

這樣，死原不足惜。

這樣，死原不足惜。

有誰竟會替你同情。

若果死了事也遂息，

只幾條無價值的生命，  
算不得多大犧牲。

可是激盪了社會和平，  
未死的人纔是倖倖。

寧作太平犬，  
不作亂世民。

這一句金言，  
你們也應記得。

你們若安份些、勤勉些，  
不也是文明政治下，  
一個完全的百姓。

雖然多受幾辱罵，  
多受幾下鞭打，  
這是應當感謝的教訓。

料想不至骨斷皮破，  
未必就忍受不住，  
何用把事情弄到這樣大。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未命名〔台灣〕<sup>①</sup>

台灣 大台灣

美麗的台灣

這一片江山

不知開自何年

吾們的祖先

開墾盡田土

驅逐去生蕃

被煙瘴所侵害

為蟲蛇所傷殘

駢首怕要成山

流血想也成川



# 散文





## 未命名〔我這次回來〕<sup>①</sup>

我這次回來，復得與二十年前親愛的社會接觸，不把我這無用東西斥出人群社會以外，心中很覺自慰，且因事業的關係上，又得詳細考察這社會一般的狀況，更加喜歡。但有一件使我很失望的就是迷信鬼，還同二十年前一樣，似且再有進步的樣子。教堂加設了幾座，寺廟新蓋了幾處，這些都是那有力者們的提唱。卻是奉祀那至高無上的大成至聖先師的文廟，任他日就荒毀。在那尊孔學者眼中，不知生出什麼樣的概念，我亦就覺奇異了。

我雖未到非宗教的地步，迷信的破除自也關心。暇日和幾位同志作種種的宣傳，閱時既久略有收效，但在一邊假借鬼神來欺惱大多數無學識的同胞的牠們，就空想我們是要謀取位置，奪他特權，看好些

---

① 編者自訂

人們被我等喚醒，就恐慌了，怕飯碗打掉了，亦就相聚爲謀，妝神做鬼和我們混鬧起來。

一天牠們要借仗媽祖的威靈，鼓勵人們漸要覺悟的迷信心，以便他們的利用，怕黑幕被我們揭開，就把法子來賺。我奈一時糊塗，更上了他的當，後來曉得了，自己也笑個腹痛。

沒好久，幾位平生很對勁的朋友成功回來，想要對自己的地方做一些有益的事業，有幾位同志不顧身分濫做了發起人，開了大大的歡迎會，事後那些先生大人們，就不喜歡了。謂這樣出風頭的事是他們的份內事，我們總沒有關照一聲，有洗著他們的臉面，說個不了。

當開會中，大穗君的歡迎辭裏說——聽見說人們的使命是要創造能夠留給後代人一併享受的幸福——雖然我們的使命，除此一事之外，還有做人的一個歷程，爲什麼呢？現在的我們可能算是一個的人嗎？不能！所以帶著有兩件的使命，就要加倍的努力纔對啊。猶其是要望這次回來的先覺。——主賓的演說中，我記得無谿君說——我回到鄉下去，那些鄰近的人好些個來道喜，見過面就是說汝幾時就可做官呢？那什麼大人比汝還少讀幾年書，自前年做到了巡警，天天發

財，現在已是大廈連雲了，誰敢不恭維他，汝可能做到那樣體面的官府不能？——照這樣看起來，大多數人們的腦裏，把讀書、做官、發財這三件總分拆不開，我念幾年不合做官，不會發財的書，難怪被人家說是個壞子弟——弄巧君，就靠他的快舌——向來吾們所主張、所要求至為正當，為是多數人的幸福，自然能減少一部分人們的「為己的利益」那一部的，總忍心著把多數人們供她的犧牲。怪的多數人們又把這以為是無上光榮，到現在光榮亦已夠了，須把這光榮返還纔是。到了弱水君的位次，她就敏捷地站起來，漏出充滿著誠意的急促語調說——古人說得好，求諸己而后非諸人。

「自己省察一下，然后始可批判別人」。吾們自己有什麼苦痛忍耐著不說，在人們的想像打算，我們是方在快樂著呢？吾們卻只要怪人沒有同情心，比方孩子們凍的鼻頭出汗，自己不要說，父母們當她是在苦熱著，把身上的衣衫正要剝起來，還要拿衫給他穿？像這樣只是孩子的不好，不是父母的不慈。——再次黃君站起來輕輕的、緩緩的說——好多的親戚鄉下的朋友，聽說我念的是做生意的書，有的很不了解似的說，現在做生意亦要念書，不然官府就不答

應麼，那我們貧窮子弟就無處求生了。有的說是不是念那像會社和組合一樣，拿別人的錢來做自己的生意的書麼。有的說，哈！哈！我曉得了，做官的所要的東西有不用錢的，用錢亦較人家便宜，因為是念過生意書，纔能夠這樣……。鼓掌聲、歡笑聲、酒杯的相碰聲，種種聲浪中，宴席要完了，我也就伸直我的脖子，張開我的嘴——把聲音奔出去，——沒有東西可吃了，簡慢的很，我有點點希望，猶其是望這幾位先覺的先生們。我們是青年黨進步派，不容許那安寧秩序的先生們，把我們捆束住，希望記憶著今晚是對無事平安的心理先生宣戰的日子，社會是不斷地日在進化變移的行程中，我們可能生根釘住不讓他轉移麼？閉會。

### 信者總會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與《盡堪回憶的癸的年》同一手稿。



## 未命名〔五月〕<sup>①</sup>

〔上缺〕五月中，幾位生平很對勁的朋友，在外邊做生意，成功回來，要對自己地方謀有所貢獻，我們共四個人就濫做發起為開一大歡迎會。這時候有些老前輩就不歡喜了，以為這樣出風頭的事，不同他們相量就說個不了，我們自己打算亦不是孩子，此事亦不是弄錯亦不介意放下了，不曉得更為后來大大的孽根。

沒好久，一隊進化促進宣傳隊到我們地方來，我們同志大為歡迎，為做種種準備，大作宣傳，其收效意外良好，不僅我們自己吃驚，別人看了亦嘆息不置，蓋多數人久處黑暗之下，忽睹光明，競相奔起，亦理所必然，但在借神鬼力以罔人們的，我們與他為難亦不甘心。同窗會開會因會長□的不□禁且久不曾開會，是久抱不平一齊發

① 編者自訂

伸開，□不成□□，而□□□大書特□我地方乃被視作惡海。七月中我們文昌會改算其到了，此會創立時有餘年，先前很好，創設人費了無數心血，受了無數謗議纔得成立，但進來更流於形式，不事實際，幾位有心人司極力改造一番，便能副創立時的目的，他們不惜唇舌盡力呼喚，大多人爲他們誠感動，贊成他們主張。（下缺）

〔另一頁〕一般社會的事既不容我們出手，餘閒的時只有吟風弄月，聊寫胸中的牢騷，而以耽之既久的，更自成藝，凡有所做，呈請我先生刪改，有的乃能蒙他褒獎一兩句，我的心中很是滿足，不覺放下幾他，一切專力於此，遂亦得了同臭味者兩之相好。

有一位大富豪，不曉得爲什麼緣故，唱設一個孤老會，說要救助那一般貧苦無告之人。但雖說的好聽，專是要拍當權者的馬屁，兼顧自己地位，識者皆鄙之，我的相好中更有一時著迷，同他附和，替他奔走者，我亦就疑惑不解了，後來他們似有見及，恐被人家疏遠了，就唱設一個究研會，想聯絡一些人物研鑽應世之學，補他的過失，乃老天沒有眼睛，會還未成力，他竟一病不起。哀哉，他雖一時反常，總算其爲人實亦可欽可敬，修養亦到，人格亦完，實是可惜，由地方

上說起來實失了一個柱石，我有詩哭他：

握手門前未幾時，傷心微病更難醫。而今屈指論人物，更失「中流柱一支」（一寫：前鋒一傳兒）。

君雖多病若論議，實有不可一概之氣，不能為地方盡力者。

人生到此奈天何，撫只為薤露歌。不為替楊家悲不幸，「轉悲無土損猶多」（一寫：悲傷損失□方多）。

此非□與若平心，思之當不以名謬。

沈沈交情亦密亦，對談有語不曾虛寸長意，自得蒙推賞期許終慚。後來有人邀我同他入會，我見他們真曉得此中之味者，實無幾人且弄得不好看，亦遂婉言謝他，更觸了他們的意思，狂奴什麼罵個不了，我亦沒有閒工夫去管他，後來別的詩友擬開一詩會，因我亦贊成在內，遂遭他們大反對，有欲赴會之人被他們□請，到聽竹庵去，實在帶有點孩子氣，可笑的很，以後我亦不欲把詩作應酬品了，興到的時，自作了幾首，請先生改改，自己玩賞，此中樂趣，我自己以外更

沒有人曉得就被我壟斷了。

但我作醫生的飯碗卻不能放下，眼見近來病人更多上幾倍，對我們利益上打算好，對社會一般想起實在心總不能安。

這病由現時看起來，但只覺營養不良，血色枯燥而已，病人自身不覺得什麼苦痛，但生活的根本以受傷不少，已失了自主能力，亦不是限於一部，更散漫於四方，似有傳染性，我就與同業的有志究研防止撲滅的法子，著手施行起來，更自不十分斟酌，竟被□著（下缺）

【編按】本文與《第一義諦》為同一樣式的紙張，又內文與《未命名》（我這次回來）同。雷同。推測為一九二三年作品。

## 小逸堂記

小逸堂爲故黃夫子倬其先生館號，我同人受業處也。

夫子早年不得志，倚筆爲生，初設帳於邑下茄苳腳林文蘭秀才宅，世變以後，知毛錐子之不足用也，投而棄之，欲伸其志於商場，然轉徙流離十餘年間卒不獲就。

丁未春，家居賦閒，我等父兄仰其博約善誘，欲以子弟相托，乃爲築室於南壇之側以講學，一時聞者亦競遣子弟從遊。因夫子教導有方，我等學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系無形之統。

翌年，衙吏來，謂位置近接學校，宜稍避，不得已遷之祖廟李宅。凡年序兩更，乃因戚友之薦，而移席霧峰。蓋夫子願宏志遠，擬借力他山，以酬其所未達，遂以館事托之汝鏘先生，後又托之義貞先

生。辛亥之秋，屋舍爲風雨所破。改歲壬子，乃就南壇舊築而增茸之。又重托印璿先生、克明先生相繼爲之觀學。后諸先生各就館地，學童亦散，歲久屋壞，墟而爲圃。

其間夫子隨其東翁遊歷大陸，遠踏南洋，求其可以一展素抱者，乃或有其處而資力不及；或力所能及而際非其時。望洋興嘆，頽然復返。

方是時，我同人之有子弟者，方嘆造就無人，幸我夫子之歸，競欲遣從之，而苦乏館舍。中街詹氏遂割其私宅一部使訓子侄兼納生徒，然宅隘不能容。己未之暮，二、三同志謀之父兄，擬新築一軒可久遠者，爲夫子講授之處，且作同人敦叙之所。此議一發，聞者風應，不數日而議成。爰卜地於北壇之偏。越年庚申，於夏初經始，至仲秋而訖工，即今之堂是也。雖無飛雲捲雲之觀，雅具繞竹環花之致。

堂東圍籬以爲菊圃，西沿講之畔，植以芭蕉，後仍舊爲菜畦。庭之前雜蒔花草，間種桃李、松梅、玉蘭、木犀，春風之朝，秋雨之夕，薰窗花氣皆足怡情。

乃距落成未一年，而夫子竟以捐館。噫！事之不可測乃如此，豈天果欲斯文喪也，胡不慙遺一老以保我後生耶！今者登乎堂之上，猶憶當年問義言志之時，立於庭之下，風動竹響，大有關乎吟哦詠嘯之聲。則夫子遺澤固長留於心目間也，爲記巔末，以資紀念，並將題捐諸氏之芳名錄之。

一九二三 癸亥 十一月三日

## 無題

懶雲

明天是她結婚的慶典，可沒有一點點東西，表些些祝意麼？我心裏想了又想、默默地想——她會收起來嗎？一定的，一定不敢拒絕。

但是她如果收了起來呢，她能不能生起別一種的感覺？

是是——感謝呢？嘲笑呢？鄙薄呢？慚愧呢？怨恨呢？唉！總會使她澄虛的心海，漾起一縷縷的波紋，何用令她煩悶呢？不是誠意地祝她快樂祝她幸福嗎？何必？

愛嗎？憎嗎？好嗎？壞嗎？

在她的腦膜裏，總有我的殘像站立的位置，不過會漸漸地由沒而消滅罷！可是勿令她有那由潜在意識裏再明瞭起來的一天！

一陣喧天的鑼鼓，從前街過來，一雙腳不由自主地把我的軀體，



搬運到街上去。

「看熱鬧去啊！媽媽。」街上的孩子們走著在喊。

一陣惹人羨慕的很體面的娶新娘的行列，幾十盛春盛已停在她家門前了。

金鐲子、嵌寶石的指環、翡翠的頸飾、最時式的衣衫，這些物件①，當能使她滿足、快樂，真的她已經滿足快樂了！我喃喃地獨語著。他們呢？已把牠一件件收進去，又把陪嫁的物件，一件件搬出來。

「陪嫁銀兩千塊、粧奩田百畝。」

我看見這些，心裏覺到一點慰安，她已得了生的幸福了。

炮城燃著火了，鼓樂吹奏起來了，花轎抬出來了，我的眼睛皆花了。驀然地一聲聲啜泣的音波，衝動了我的鼓膜，喚醒我懵懵的意識！

唉！她哭著呢！為什麼哭泣啊！在戀念她父母嗎？在掛念她兄弟嗎？捨不了她住慣的房子嗎？定不！她不是很快樂了嗎？不是已開始她幸福的生的旅程嗎？為什麼哭著呢？逃不了做新娘的老例子嗎？

---

① mih8—kian7·東西、  
物品

唉！我的腦筋又復迷惘了啊！

一樣去年的園子，一樣深綠的夏天，纔經過一番的風雨，遂這麼闊沒啊！依舊這亭子，依舊這池塘，荷葉依舊的青，荷花依舊的白，可是嗅不到往年的芬香！找不出往年的心境！唉！我的心落到什麼地方去啊！

「汝的父母說：『汝是怎麼輕浮不規矩，學業常不關心，實在是沒有后望的孩子。汝哥哥呢？亦說汝不顧本分，只曉得花錢，不是個可栽培的子弟。』我很盼望汝留心一點，勿落人家笑話！」

她殷勤懇切勸戒的言語，音波還在我鼓膜裏顫動著。現在她亦把我當做是靠不住的青年了。方今的世上再沒有人，承認我也是個青年份子，簡直做人不成了！

依舊這亭子！依舊這池塘！

墜入這被咒咀的世界，

留得知覺吃的生著在！

雖永絕了阿母的慈愛，

失去了弟兄的期待，  
被全數的人們所外，  
亦感不到這樣痛苦悲哀。  
我忍住淚珠吞下哭聲，  
恭敬地接愛神的獎品，  
自願意做戀愛的奴才。

炎日漸漸地昏著，  
涼風絲絲地吹著，  
雲陰慢慢地移著，  
池水粼粼地縞著，  
無限自然的背景，  
映到了我的眼睛<sup>2</sup>，  
總覺著淒涼慘淡，  
似向著這劣敗者，  
表示她的吊慰和同情！

---

2 晴

鮮麗的野花仙是在憐我——

被厭棄者的孤零！

特地裏放出沁肺的溫馨，

枝梢的新蟬似是能解我——

被厭棄者的慘感！

亦唱她爽耳的歌聲，

使我心裏恍惚得到光明，

覺到我已經成了可怕的，

一個模範與一個定則，

要現身給所有愚人們看個清。

我也曾有過十二分，

放在戀愛上的真誠。

——原載於《台灣民報》六十七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編按】作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

## 開頭我們要明瞭地聲明著

我們是要唱道<sup>①</sup>平民文學、普及民衆文化的這一種藝術運動，那富有普遍性的新文學是頂適用的工具，所以我們敢把她介紹給大家們。

這樣的事業本不是我們力量所做得到，亦不該是我們來做的，但總要有人提唱起來纔是呢！可是等久了，雖見有民報的努力沒夠，她別有她活動的方面。那末，就教這時代的潮流和中心的熱烈催促起我們開始活動來，亦預識於將來不能有美好的結果，要是能得到反響，那就足以鼓舞起我們的活動力了。

由來提唱不就是反對，廢滅又是另一件事，新舊亦是對待的區分，沒有絕對好壞的差別，不一定新的比較舊的就更美好，這些意義

---

① 倡導

望大家們要須了解。

舊文學自有她不可沒的價值，不因爲提唱新文學就被淘汰，那樣會歸淘汰的自沒有用著反對的價值。我們是要輸許些精神上的養分，配給那對文人文學受不到裨益，感不著興趣的多數人們，亦是把舊文字來做工具，與說毀滅漢文是不同方面，要請愛護舊文學的宿儒先輩放心些。

藝術和倫理本是各個兒獨立的。雖然卻亦有不能分離的關係，凡社會的公共律，因其範圍的擴大，適用性愈被縮少，牆壁會有動搖，就是地基不堅固的見證，在現社會的狀態益感到新文學普及的必要，新倫理建設的緊重。

新文學的藝術價值因其有普遍性愈見得偉大，亦愈要著精神和熱血，所以敢說有思想的俚謠、有意態的四季春、有情思的採茶歌，其文學價值不在典雅深雋的詩歌之下。

就是我們凡所要談說歌詠演譯批判，也就是耳目所能接觸，情感所得體驗的；自然界裏、群眾中間，拾取題材，務要識字的人們盡能了解，並因爲是我們對於固有的藝術、文學所云六藝之書、百家之

言，沒有研究到，亦只能如此而已。

更希望對舊文學有興趣的先輩，撥些餘閒賜與理論的平情批判是所最歡迎的。

——發表於《現代生活》創刊號（一九三〇年十月）。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李南衡認為是一九二四年前後，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初期的作品。

## 未命名〔吾們〕<sup>①</sup>

吾們人要伸展個性，發見生命的價值，享受生活的趣味和快樂，須要脫出因襲的環境，破棄盲目的生存，創造文化生活纔能夠達到。

吾們台灣的地皮在三百年前，經過我先民開闢，現在雖有豐富的現象，做子孫的我們因環境的關係，腦中還是在荒蕪著。多數的人們總沒有自覺著生命之有價值，卻都挨著生活的痛苦，沒有曉得人生的趣味，不能享著當然的幸福，所以精神界的墾荒，那責任不是在現代的我們嗎？

我們台灣山川泉石草木蟲魚，多有世界的位置的。試問人物文化怎麼樣呢？在前時代已不能比及祖國的中華，到現時代自不得比並上邦的日本，那末我們要長做台灣的台灣人就沒有話說，若是不然，請

---

① 編者自訂



大家合同協力奮發起來罷！

現在敢把我同人們見聞範圍裏的現代思想、藝術、科學，介紹給大家相與研究討論，盼望牠能助我文化一寸寸的進展。

我們自曉得沒有多大力量，僅有些許熱誠敢向大家面前披。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未命名〔○○○先生〕<sup>①</sup>

○○○先生 康健：

僕在午后四時半歸到家裏，接著由吳春發先生差學生寄來的信，一封是先生發的。僕恭敬地拜讀過了，很感謝先生肯賜與討論的光榮，且很佩服先生具有這勇氣——在現在彰化新淑女的中間。但少感覺著奇怪的，就是在吳厝拜會時，不賜以談論的時間是爲是什麼緣故？那時候實未曾拜讀過先生的信。

(1)所論的1、2兩項，太沒有理由，這不是我們的不是，但我們亦不該多事不惜努力，卻不是輕視著、侮蔑著現在新淑女們，沒有起案的能力，聽說提議的時候，先生亦在那邊，起草者是受著命令委任的，先生若有異議，要自己創作來，誰敢阻止著呢？當時卻自緘默不

① 編者自訂

說，纔有這不滿意的事發生。——是的，淑女的性質在異性的面前，是畏縮縮不敢放言高論，這也不能偏怪於先生。

若說趣意書的不合理論，規則的不完全，那不過是我們提供的一點資料，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儘管刪削改正，不用著議論。

所記載的發起人氏名，是表明我們的希望，是認定諸位能熱烈地出來努力，不是敢指揮差使、強迫，是不敢硬把假面戴上那不願意做鬼的臉上。

人格的修養，德智的磨鍊，不是因有了會的設立，纔必要著；亦不因有了會的設立，也隨被阻礙的，這是由個個自己的努力。雖然團結的力量，縱不能美化各自的品性，也得減少向墜落去的情力。

(2) 3項的意見，想是興奮中的說話，纔有那樣錯誤。先生簡直否認多數者的能力，無視團結的效果，這就錯了——有人說現在台灣的新婦女，是多麼幸福啊！衣裝是怎麼樣講究而且體面，社會上是怎麼樣歡迎而尊貴啊！家裏頭是怎麼樣珍重而奉承啊！使著一般的婦女們，多麼羨望而嫉妒啊！是滿足在現代生活之下，沒有感覺著絲毫的苦痛，雖怎麼樣提供問題，大呼大喊，的確不能促她們的自覺，使她

們奮起。她們只會講究美麗的衣裝，模仿嬌嬈的姿態，來討取社會上的稱讚，勾引青年們的仰慕。所希望的是富豪的夫婿，所要求的是奢侈的生活——是的，是怎麼樣可痛的事啊！雖然在我們彰化的新婦女，猶其是○先生，僕敢大著膽子說：不是，不是這樣的，是有明析的頭腦，有十分發達的固性，是能代替一般婦女們，要求正當的位置，謀取實在的幸福的女豪。——雖無有這個會的組織的存在。但我相信著，有個有組織的團體，至少也能使先生喊出來的聲浪，傳播到較廣闊的空間。

(3) 4 要使這個組織，發展進步或墜落破滅，是先生們的努力所關，我們不能代負責任，也是因有這好、壞、向上、墜落的兩方面、纔能發見著表現著，新婦女們的眞價值、因爲這是自主的自動的女性集合體的試驗場。

(4) 5 這裏所說的，亦有半面的情理，但是努力著於自己完成的過程中，同時用著同一的經驗，來指導其他人們，也使其完成她們自己，不是勞半功倍，更美好的事業嗎？

(5) 6 這條實在使我驚嘆著先生的抱負很偉大，自信很強固，卻又

使我懷疑著，先生的態度有稍不謙遜，胸次有些較狹隘。在台灣現在的教育，雖說是鑄模一樣，但在同一高女畢業生中，有若優秀特技的先生，就可以證明，人們的思想、知識、品性，是各自有特點，不一樣的。若照如先生的話，人人的關係，社會的交涉，就不能發生而存在了。不一定和比較才能的接觸，始有益於自己，就是和比較愚劣的親近，總覺得受益處，也自不少，所以朋友的切磋，比個人的獨學更必要。

末了有說到要求政治方針的改革，這是我們向來的主張，先生也能感著必要，很是卓見，但是有這種的必要，屢覺得團體的組織，是先務之急了。

很盼望先生脫去了假面，把真實、和善、慈祥的嬌臉來相見，且一視可憐的多數□伴，替婦女們盡些力，而使向來的抱負早些兒實現。

【編按】作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

## 未命名〔當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sup>①</sup>

當這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舊的觀念尚在多數人的腦中，舊的思想尚在擁有權勢的時候，不論有什麼事件發生，總把這個罪責卸在方的萌芽的新思潮之上，這固無妨，新的既有茁茁的機運，亦自有培養其成長的要素，不因爲他力的摧殘（誣陷）遂失了生機。

現在最受到指謫的就是自由戀愛四個字，會有實現其真相的一日，咒詛他的人們，不幸多活幾歲，得親眼及見，唉，那就……不幸？

就近我們地方所發生的事，我也負有一分的責任，也是受到誥責的一人，因爲我也是主張婦女解放，戀愛自由的一人，今回所生這個關係，說的上是戀愛嗎？還他一點價值便宜些，是說是戀愛，但私奔拐誘是戀愛的結果嗎？要是解得戀愛的人，當公然的發表，□□地□

① 編者自訂

張有了妻子或有了夫婿的當然要還給他們各人的自由，償給他們的損害，這實在不合於舊禮法，而在理論上我卻承認其應該，是眾人公認的不成物的子弟，唉，我實在不甘把戀愛二字輕輕送給他，好的方面說沒有受到教育，有的卻是高女的畢業生，說受著物質的誘惑，所謂□人們的參會說話亦在須迴避的狀態下，使得會的生氣全無，而她們卻成了一團的遊伴（比較難得自由的），群居終日，無所用心，且旁邊還有幸其墜落，可以藉口加罪於提唱者的，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心理上的弱點一經挑撥，更容易動搖，況所謂水性的女子，又現社會易便適於男女的交際，陷於不良結果的狀態之下，漸漸而有這件事的發生，實在是『意料中的意外事』，要說是社會的不良又怕受人家的責罵，我也承認是我們做事不徹底的罪過，雖然我卻不因此而放棄我們的主張，使犧牲到吾的子女也要使其真相有實現的一日，因這事的發生，在我們的地方，為人父母兄弟的心上，無意受到一件銃擊，對於婦女們向灑下羅網，對於婦女問題的前途築了一牆壁，對於文化運動像投下了爆彈，這罪過這責任，不用說是我們新思想的人應該承受的，所以我們不能不在積極地幹。

法律既無奈何

人言又豈足恤

嗚呼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與「一桿」稱子」置於同一筆記中。



## 未命名〔在所謂文明的社會裡〕<sup>①</sup>

在所謂文明的社會裡，賭博這一類的玩意兒，總被法律所嚴禁，不管他裏面黑暗處怎麼樣，表面上總是如此。但所謂法律者，原是人造的，不是神——自然——的意思，那就不是完全神聖的東西了，況使這法律能保有牠相當的尊嚴和威力，是那所謂強權，強權的後盾就是暴力，暴力又是根據在人的貪慾之上。而在運用執行這法律，原是被創造不完全的人，猶其是那些強有力者，所有強有力者只是支配慾和占有慾的發動。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① 編者自訂

## 未命名〔重陽〕<sup>①</sup>

重陽實在是一個佳節，滿城風雨近重陽，也是一句名詩，因為自有了這句詩那日起，就一直被詩人們傳誦到今日，但是在此地此時，我實在玩味不出這句詩的好處——也因為我不是詩人的緣故罷——不知是近重陽纔滿城風雨，也是滿城風雨纔覺已近重陽。若在咱地方，還是滿城風雨近清明來得切實，因為重陽多屬青天白日的好天氣，倒是清明前後例有風雨。在此特別要聲明一句，這是講我自己玩味不出這詩的好處，不是講這句詩不好，譬如盲人講霞彩是污黑的東西，講只管他講，原不能減損霞彩的鮮麗。

重陽特別是詩人的佳節，約幾個朋友，帶幾斤酒並嗜好的菓餌，到山上去飲到有些醺炙。雖然不能長嘯狂歌，也可以嘆幾聲氣，吐些

---

① 編者自訂

胸中鬱抑，自自由由不會受到干涉且沒有被檢束的危險，快哉詩人，  
趕緊學做詩人去罷。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未命名〔中國的藝術〕<sup>①</sup>

中國藝術衰頹的原因，是在他的至上理想，只專一的在過去內去找尋，而不在生機較高的未來中去找尋——尊禮傳統之高如尊禮宗教的教義——繁富的想像力讓位於魯鈍的智能，粗疏的形式代替了活動的生命，規律和經典代替了創造力。讀到此處，我覺得這意義也被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歎息所漏洩，藥店裏的尊古法製的招牌所表現，而為大成至聖先師所大成者也。老王給我！給我！那個印我去丟到毛缸裏去，永遠咱這裏再不許有他，啊！想想看不許多有他，那些他教他到什麼地方去吃飯，不教他們白白餓死嗎？

老王無論那一個走了，咱都不想他，除下派款派公事，打人罰人以外，沒有用他的時候。這不是正當的事務嗎？此外要叫他去做什

① 編者自訂

麼？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



# 忘不了的過年

懶雲

小子不長進，平生慣愛咬文嚼字，「立名最小是文章」，「聲名不幸以詩傳」，這是多麼感慨的話啊！所以不愿意側身所謂斯文之刊

①——其實也不能夠——但在不知不覺的中間，也染些牢騷的皮氣

②，偷得空閒，便就學起病者痛苦的哀號，呻呻吟吟，自鳴得意，以樂其心志，和其哀情，不顧慮傍人，所謂風家也者，笑掉了齒牙，生性如此，雖用巨磨磨碎了此五尺之軀，使成粉末，乃和以森羅殿的還形復體水，再捏成一個未來生的我，怕也改不脫這個根性。現在只有覺悟，覺悟把臉皮張緊一些，任便人家笑罵，不教臉紅而已。

「光陰如矢」，這一句千古名言，我近來纔漸漸覺得牠的意義，因為番仔過年③看看又要到了。可恨可咒詛的世界人類，猶其是那隆

①（李南衡註）列

②（李南衡註）脾氣

③（李南衡註）新曆新年

鼻碧瞳的紅毛番，美惡竟不會分別，有最古的文明，禮義之邦的中國，自很古就有完美的曆法，他們偏不採用，反採用那四季不調和，日月不相望的什麼新曆法，使得我們也不能不跟他多一次麻煩。但這是所謂大勢，說是沒有法子的事，除廢掉舊曆，奉行正朔，和他們做新過年。唉！這是多麼傷心的事啊！

在我未曾學過遊歷、視察、觀光的人，別地方是什麼樣子，我不明白，只在我們貴地，一到過年，不論什麼階級的人，精神上多有些緊張，行動上也有些忙碌，有的人，多半是閒著享福的人，和純真的孩童們，總在等待過年的快樂，但在手面趁吃<sup>④</sup>的人，不能不倍加他的工作，預備些新正年頭<sup>⑤</sup>，無工可做時的糧食，做事業的人們，也要計算他一年的成績，用以決定後來的經營方針，農民播種犁田，要趁節氣，猶不能放他們一刻空閒，就是那些文人韻士，也在腹中起草他「願與梅花共自新」一類的試筆詩，頂可憐的就是女人家了，過年種種的預備，務使春風吹來，家門有興騰的氣象，且新正閒著的時候，自己一身也不容不修飾，對男人怕失了他的玩愛，對同伴們要顯示她得到男人的憐惜。所以家裏市上，多亂惱惱地熱鬧著，新聞雜誌

④ chhiu2 - bin7 - than3 -  
chiah8... 討生活僅夠糊

⑤ sin - chian - nis - thau5  
：過年時節

也各增刊而特刊，小子也乘這機會寫出這篇亂七倒八的文字。

究竟爲的是什麼，何以故過年就要如此呢？新年的一日，和別的其餘的一日，也不是依然一日嗎？人們怎地在心境上，就有這樣的不同？唉！春五正月，這不是和舊時代的天子，與小百姓的關係一樣？

.....

什麼就是「一年」？天文學者的解釋說：「地球繞著太陽，運行了一個週環。」這是經過科學的證明，沒有錯誤的確定事實。

但現在的曆法，在我的知識程度裏，曉得有回、中、西三種，尙有住在山內那些我們的地主，也有他們一種曆，這說是野蠻的慣習，人們不預承認，在他們社會裏，卻自奉行唯謹。現在只就所謂有相當文化的根據，那三種曆法，略一對比，就使我發生了許多疑問，因爲所規定的過年，完全不同日子，同在這顆地球上，地球也規矩地循著唯一的軌道，輾轉運行，怎地所說的一週會不同？若說因所認定的起點，互有參差，故過年的規定遂各不同，那末地球運行最初，由何處開始？這一點不能明白，就可自由假設嗎？我要替地球提出抗議哩。



且中曆我也在書本上看見有幾次的變遷，什麼建子、建丑、建寅，一年的設定，原無有確實的根據標準，不過隨意做作而已，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何故世上的人類們，對著牠有這麼大的感情？試把這箇假定廢掉，使人們沒有年歲的感覺，不是一件很合理得快活的事嗎？沒有年歲，不見得人們就活不下去，何用自作麻煩。

在幾千年前，當科白尼還未出世，大家猶信奉天圓地方，日月星辰是天空的附屬物的時代，日頭是自東徂西，自然不曉得地球是遵著軌道，在環繞太陽運轉，那時代的一年，以什麼為標準？天體的現象嗎，用什麼做根據？唉！這指定一箇日子為過年，和由無量數的人類中，教幾個人去做官一樣，終是不可解的疑問。

.....

一到過年，第一浮上我的思想，就是金錢。在我回憶裏，所能喚起的兒童時代，僅七、八歲時的狀況，在以前任怎地追憶，也只有朦朧一箇暗影而已。我在兒童時代，所以喜歡過年的來到，也因為能得到較多的金錢，可以借牠的魔力，來增強我快樂的濃度。過年，在家裏有壓歲錢的分賜，由祖父母、爹媽、叔嬸，啊！手一插進衣袋，不

用摸索，就可觸到金錢，唉！那時的快樂真有……但心還未足，有時再往親戚家去，借著拜年的名目，騙些「掛領錢」<sup>⑥</sup>，親戚們多贊稱我，說我乖巧識禮，因為這是親戚間，一箇來往的禮節，不曉得我的目的，是在「掛領錢」，人們又在禮讚兒童的天真聖潔。唉！禮這一字是很可利用的東西，不曉得誰創造的，我要頂禮他啊！

現在的我，是社會的一成員，人類的一分子了。快樂的追求，金錢的慾念，比較兒童時代，強盛到肉體的增長，多有一百倍以上。一到過年，金錢的問題，也就分外著急，愈著急愈覺得金錢的寶貴，愈覺得金錢的寶貴，金錢愈不能到手，也就為痛苦所脅迫了。又有不可得的快樂，在一邊誘惑我，那痛苦就更難堪了。我向來以為賺錢不是難事，「春錢」<sup>⑦</sup>那更不成問題，若會賺錢，怕他不「春」？有「春」錢立地就成富豪勢力家，也就可以得到百般的快樂。現在可把我以前的思想，完全打消了，愈會賺錢，愈覺用錢的事故愈多，「春」錢的可能性愈少，富豪是先天所賦與，不是寒酸相的人可以昇格充數。愈要追尋快樂，愈會碰著痛苦。唉！

統我的一生——到現在，完全被過年和金錢所捉弄，大概到我生

⑥（李南衡註）紅線穿銅錢，掛在孩子頸上，以求壽祥。

⑦ chuan - chin's：剩錢

的末日也還是這樣罷。思想中只感覺年歲的川流，不斷地逝去，夢寐中也只見得金錢的寶光，在閃爍地放亮。既不能把牠倆，由我的生的行程中，將腦髓裏驅逐，只有乘這履端初吉，捧出滿腔誠意，拜倒在歲星和財神寶座之下而已。

一寸光陰一寸金，

黃金難買少年心。

少年已去金難得，

.....。

——原載於《台灣民報》一三八號，一九二七年一月二日。

## 聖潔的靈魂

良醫之子，多死於病。我雖然也在行醫，尙不足說是高明，況至於良乎。何事我的兒子也多死於病。一、二尙可自解，因當時經驗尚淺，且不盡死於自己手下。至於再之，又在十年後之今日，又完全死在自己處方之裏。唉！這將何以對於死者啊！

不殺人不足以爲良醫，這是世間的定論。別人猶可，況乃自己的兒子呢？在這十年間，別人且可勿論，因爲未曾有過欲向我索償生命者，但自己的兒子已經藥殺了三個，這樣竟再有行醫的勇氣？唉！卻又捨不掉這名利兩收的行業。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根據賴和先生年表所載，賴和長男志宏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出生，一月廿二日去世；次男志煜於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六日出生，八月廿八日去世；四男悵於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出生，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去世。又本文中所提：自己的兒子已經藥殺了三個。可知本文應是作於一九二七年三月七日以後。

## 無聊的回憶

懶雲

### ▽送兒子到學校去

兒子到了就學年齡了，講著①給伊去讀書，說起來就慚愧，我原也是學校的畢業生，爲什麼要讀書？這理由我到現在還不明白，讀書有什麼用處？學校畢業有什麼利益？這些我一點也不懂的。總是孩子著②給伊去讀書，是既定的事實，也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百姓人，既有義務，原不容允你避免，但我終不了解是爲著誰的緣故，奉行故事一般，也就把兒子送進學校。

學校！啊！堂皇的建築，這是我曾經遊戲過的所在嗎？我不敢冒認，先生！啊！多麼尊嚴的模範，這是我受到教誨過的嗎？唉！我以

---

① kong2 - tih8... 據說得  
② tih8... 得

前沒有這樣福分，這要說是我的母校，恐怕牠不承認我，因為這中間，還有長的距離。要說我也是出身者，我只是一個凡庸的百姓，沒有進中等學校，也沒有當過保正甲長，能算數嗎？必須位極巡查，世稱大人，至小<sup>③</sup>也須當個壯丁，那纔不負這出身二字。我實在沒有資格。學校和我的緣故，想僅僅在畢業生名簿上有我姓名而已。

唉！今天是真堪記念的一天，喚醒我過去二十五年間的回憶，回復我入學當時的情緒。啊！人生的黃金時代，逝矣不復來。

### ▽入學之初

我記得初入德門，是在整十歲的時候，讀日本書也同在那個時代。當時讀日本書的人，大部份總要受勸誘。不是，講歹聽<sup>④</sup>一點，也可以說受到官權的威迫，纔不得已去進學校。

我起初被那比較大些的朋友，放風箏、擲干樂<sup>⑤</sup>的遊伴所唬嚇，對著學校也有些畏懼，他們說：「讀日本書會被捉去當兵，且一進學校，頭髮<sup>⑥</sup>也會被剪去。」在那時候「當兵」我還不明白是什麼事，以為兵就是日本人，轉有些欣羨。只有「剪髮」是件不得了的大事，

③ 少

④ kong2-phaiN2-thian  
：說難聽

⑤ kan-lok8：陀螺

⑥ chau5-chang：頭髮

因爲頭髮不是隨便就可剪去。雖然也不曉得是爲著什麼緣故。在我當時的意識裏，覺得沒有一條辮子拖在背後，就不像是人，有著這天大的理由，所以學校就不敢去，後來受書房先生屢次催促，纔不得已隨著他的引導，上學校去。那書房先生，爲什麼教人捨棄聖賢的事業，去讀日本書，他先生沒有說明，在我也不覺得這是值得疑問的事。

### ▽入學以後

我抱著疑懼心，無可奈何進學校去。結果使我失望，並使我駭異不慣。因爲終沒有我想像中的危險事，使我遭逢，使我震驚。又且在教室裏不多久的讀書，便又讓我們去自由嬉戲，這在我的感覺裏，實在不像讀書，如我在書房<sup>7</sup>裏終天不離坐位慣了的兒童。但不久之後，失望不慣的心情，漸被歡喜快樂所侵占，同時我也不復畏思，也敢盡興盡力和同學們競賽遊戲了。

頭髮呢？還幸保留得住，無人來爲干涉，也就讓我留下人的表幟，因爲是蕃仔纔剪髮呢！所以學生中有一兩個剪去的人，常被我們大家所捉弄，台灣人先生九分九<sup>8</sup>，也還珍惜地保留著，貴重地拖在

7

(李南衡註) 書塾

百分之九十

九

背後，當兵一事，再也無人提起。

讀書呢？竟是講故事的時候多，所謂讀書的讀書，轉不常有，如體操於我也還合意，牠和遊戲差不多。但是昇過二年以後，可就壞啦，故事不講，所講多是沒有趣味，使人厭倦的那些什麼，我一點也不明白，這講是修身。體操也不似遊戲了，那按規照矩的動作，也使人討厭。

總之入學以後，前所懷抱的恐懼，完全忘掉，而又得到意想不到的快樂，和書房比較起來，竟給我以很好的印象，真有樂園和監獄之差，尤其像我，在以嚴厲出名的○先生訓育下之兒童，這感覺尤更深刻，每天皆歡喜到學校去，不似上書房，總要受人督促。

### ▽節儀薦盒

到書房念書，有所謂束修，就是謝禮，是要給先生買柴買米，因為先生也須吃飯。這束修不是學問的價值，學問不是可以用金錢估量的。這於我沒有留下可懷的記憶，雖先生曾吩咐過我，說：「今年多念幾冊書，又另有講解，不似開蒙時簡單，束修須多送些。」束修多



少，是家裏人的事，和我沒有直接關係。

節儀和薦盒，就和我親密的多了，到現在還有不磨的影像，留在腦中。因為節儀多是我親身送去，薦盒又多是我所嗜好的餅餌。節儀雖僅幾角銀子，在我眼裏，已不是小可<sup>9</sup>的數目了。當時我每天只能領到六文點心錢，在那各樣便宜的時代，也只足一頓點心。此外如要玩具，是絕不能向家裏要錢，無益之戲，會令學業荒廢，是在嚴禁之例。所以幾角銀的節儀，就很使我羨慕了。一份節儀，可以買幾個風箏，可以購幾顆干樂，心裏盤算著，每想偷自留下，總是缺少膽量，只在手裏多摩些時，便和薦盒端端正正供奉在至聖孔子位前。

講到薦盒，現在還會使我流涎。當時我每天雖有錢可買點心吃，隨便的點心，總不及薦盒的甘香可口。記得開蒙的時候，拜過先生，由跨下滾過鷄卵，隨即點書，因父親尚在和先生說話，我便被放在一邊，眼睛交相<sup>10</sup>，注視著薦盒，在空咽饑涎，想被先生注意所及，便把薦盒拿給我，我接到手裏就把封皮扯去，即刻放入嘴中，方在細嘗那甘香的滋味，忽然頭上受著一拍，又聽著父親罵說：「貪嘴的東西」，想是舌尖正感到爽快，也因為父親拍不用力，一點也不覺疼

<sup>9</sup> sio2—khoa2... 一點點，很少。

<sup>10</sup> hak8—chiu kau—kau—siang3... 目不轉睛

痛，也不以貪嘴是可羞。

此後每逢年節，要拿薦盒去孝敬孔子公，總等到先生在座位上，希望他能教我拿回，就可滿足我的貪嘴，但可恨有時候，想先生要留給他的兒子，假裝沒有看見。這一天我背書便不會熟，定要多受幾下竹板。

### ▽有錢讀書

我的遊伴中，有幾個不去讀書。我曾聽見大人們說，不讀書就是「青盲牛」<sup>①</sup>，是真恥辱的事。所以有一天放課後，我到他們家裏，便向他們說，什麼不去讀書？不怕被人笑「青盲牛」？我的朋友只對著我笑，沒有回答，也似不知要怎樣回答，轉是他的母親回答我說：「讀書！你們有錢人可以去讀書，我們貧窮的人，無錢誰肯教給我們。青盲牛！無錢的人誰不是在做牛做馬！」她的說話，在聲調裏覺含有一種不高興。這使我驚駭糊塗，什麼這一兩句話，會惹人家生氣，一時我也不曉得要怎樣纔好，無意無思<sup>②</sup>，便自走出來。可是我的心滿被不思議<sup>③</sup>所充塞了。什麼在一部分的人，講起讀書總裝著正

① chheN - me5 - gu5 : 瞎牛，罵不識字的人。

② bo5 - 33 - bo5 - su3 : 沒趣地

③ (李南衡註) 日語，奇異，難以想像。

經的面孔，以爲讀書是神聖的事業？什麼在我那朋友的母親，講著讀書似有些不屑呢？又且我曾聽見說，讀書乃做人頂重要的事，無錢就算不得人嗎？什麼可以不讀書，讀書又怎樣要錢？啊！我真羨慕那無錢人家的孩子，他可以不到書房去受刑罰。唉！還有，還有我終不了解的事情，我們也算不上有錢人，什麼也要去讀書？那些我所認識的有錢人家的子弟，年歲和我一樣了，有的還較我大一些，尙教佣人背上街上遊玩，什麼他們有錢也可沒讀書？也可不做人？是不是錢的要緊，還在讀書之上，做人之先。是不是？

後來我曉得到學校讀書，不但無須用錢，有時還分給我們紙筆讀本。我便去報知那訴說無錢的朋友，我真愛<sup>14</sup>他們和我一起上學校去，因爲要多得遊伴，且有時和人相打<sup>15</sup>，也可多得幫手。但是失望，他們的長上皆一致地反對，說：「日本書讀做什麼，我們不要做日本仔，也沒福氣可以做大人，我們用不著讀日本書。」

唉！這可就使我更糊塗了，讀書！到書房和上學校，讀的書不一樣，那是確實的事，一樣是讀書，什麼也有用不著讀的呢？讀書乃做人頂重要的事的定理，使我懷疑，豈因爲不要錢就非重要？或者重要

<sup>14</sup> chin - ai3... 很渴望

<sup>15</sup> sio - phah... 打架

是在用這一邊，不是在讀的方面，所謂重要乃在人的認識，不是書的本身。

### ▽竹範先生

我在書房裏得到一種觀念，到現在還忘不了，就是對於先生的駭怕，或者可說是厭惡，比如看見查大人一樣，心裏常覺不安，不曉得什麼時候要挨打，皮肉時時顫戰地預備著。

當時有名的先生，多很注重竹範，可以說名聲是出在竹板之上，竹板愈厚，打人愈痛，愈能得到世間的信任，名聲也就愈高，學生也就聚集的愈多。先生的教法，就只有竹板，捨棄竹板就失去教誨的權威似的，無奈何學生們了，先生的尊嚴也就在竹板面上。學生們說話要挨打，離開坐位要挨打，字簿上畫畫花鳥也要挨打，背書不熟忘記講解，自然更該挨打！總之一切皆以竹板統治之，任是愚鈍的刁頑的，在竹板之下也就聰明溫馴了，讀不會嗎？打！一次打撲之後，什麼多算明白了，好似先生的智慧，由竹板的傳導而始注入學生腦中。打就是教育的根本原理，教育哲學就建設在竹板之上，所以先生的尊

重竹板，還比較在孔子以上。

後來進去學校，覺這裏的先生，意外和善，不似書房先生常以冷面孔向人，我對先生的觀念，也就改變一些，同時我的心裏也私自把先生的資格否定，第一因為不大打人，第二也因為不須束修。

但是以後一年一年，先生調換，同時先生的態度，也漸威嚴起來，也就愛打起我們來。我是在書房裏被挨打慣的，起初也不覺有特別的苦痛，後來漸漸受不了了，又覺得打的程度，常超過我們的過錯，有時候並以什麼緣故該受打撲，自己不明白的事也曾有過，這已使我們不平，尤其日本先生的打撲，一些都無有能使我們悔過的效果，因為在打撲之下，感不到教誨的意味，所以憤恨的空氣，漲滿在我們一級①個個的腦中，有一天不曉得由何人發議，當授業要開始的時候，我們一齊跪到公園，不去上課，有了這一次重大的騷擾，校長也就追究原因起來，聽到我們的訴說，便和我們約束②，**①** 不管我們不再受到打撲，我們纔回到教室裏。這一次我們小小的心腔，險些被勝利的歡喜所漲破。

② 一班

① iok - sok : 約定

## ▽書房與學校

書房在我不愿去，我比喻牠做監獄，恐怕有人要責罵我。不要緊，我絲毫也沒有故意要冤枉牠，世間也不乏人曾上過書房，大家多有經驗，我想除起那聰明的好讀書的，受先生特別寵愛的以外，大概總會同意我罷，是不是？誰高興上書房去，不去！家裏的督促，雖可瞞騙，先生的催喚，雖可逃避，無奈同學們的捕捉，就無法抵抗了。因為經過兩三次的催喚，還不去上學，先生就會派上學的學生，到家裏來捕捉。平日學生們在書房裏，正苦無理由可以外出，所以先生有什麼差使，學生們總爭先奔赴，何況這樣差事，是頂有趣味的，四、五人捕捉一個，有的扶頭，有的把腳，推推挽挽，像縛小羊，若是平日有交惡過的也可偷偷打他幾拳，捕進書房按在椅子上打屁股，那是比看戲更趣味啊！所以學生們，總踴躍從公，任你閃到什麼所在，皆會被他們搜索出來，不去！教他捕捉去！我的屁股可設有安上鐵板。雖不愿意也不敢歇一天。

後來上學校去，每天就有半日的自由，在當時，人們視漢文猶較

重要，對於讀日本書不大關心，甚且有些厭惡，以為阻礙漢文的教育，我呢？正與他們相反，卻不是歡喜學校的功課，因為到那兒有讓我們自由嬉戲的時間，無奈學校只有半日的授業，下午又不能不到書房去，這事使我每常不平，家裏的人什麼定要我受苦，什麼緣故漢文要緊？為什麼不讀不行？家裏的人，書房的先生，終不能使我明白，也似沒有感到須使我們明白的必要，只是強制我們讀，結果轉使我們厭恨它，每要終日留在學校。可惜當日沒有像現時，有這手工、農業、寫生、等等遊戲似的功課，沒有可以留在學校的理由，雖然誰也有一個頭腦，能打算他自己有益的事，所以我也被這本能所驅使，講究不上書房的方法。

啊！有啦，掃除，教室裏的掃除，那時候多由學生們自己志願，若能得到這件工作，便有所藉口，可以不上書房。所可恨者，先生總教那優良學生去擔當，我十次也得不到一次的許可，由我的觀察，他們似無和我有同樣的動機，像是得到掃除的許可，就有無上光榮似的。實打算不到這小小掃除之役，也須競爭。

## ▽土語日本話

上學校自然是去學日本話，這就是讀書。日本話以外，別無所謂讀書，學問也就在說話之中，只有這是所謂要緊的。父兄們使子弟讀日本書的目的，也就在此，因為這是要緊的。所謂要緊者，是因為會說日本話的人，在當時比較的皆得有好處，只說好處怕含糊一點，說較明白就是特別會多賺錢，讀書的目的是在賺錢，給子弟讀書的父兄，總忘不了這正當的目的。在我初入學的時代，被視為不要緊的日本書，遂也漸被認為要緊的了。看到那做巡查通譯的收入，比較那掌櫃賬房的月薪，實在使人欣羨到要嫉恨起來。

當時先生教給我們日本話，不像現時這樣用力，每天只有一點鐘功課，又是用土話講解，且沒有強制我們說，所以說話的能力，很是劣拙，到畢業後還不敢向日本店舖買東西，因不會說他們的話怕受到欺侮。同時我也無理由地怨恨起先生來，在我幼稚的觀念裏，我認定他們像是怕教會我們。因為若教會我們，便於他們的利益上有損失，所以不大盡力罷。



現時不知什麼樣子。當時的台灣人先生，很多抱著不平，嘗說一樣的勞力，得不到人家半分的報酬。所以我也曾傷心過爲何不做日本人來出世。

前天我偶然在教室傍邊立一些時，看見對於八、九歲兒童的教授，也純是用日本話，在這畢業生的我自己，聽來還不大明白，這的確能得到十足賺錢的能力，我對於我的孩子的將來真是心歡意滿。

### ▽畢業以後

到我畢業的時候，學校已經大發展了，新生的募集，不須再像以前那樣鼓舞勸誘。雖然如現時對於學齡兒童，也施行選拔試驗，實在是當時的人意想不到的事。有著這樣事實，愈使我對於「讀書是做人頂要緊」的定理的懷疑，更添一些確信。因爲學校也在拒絕一部分兒童的讀書。

和我同時進學校去的一年級生，有四學級<sup>18</sup>，大約近二百人，到我們畢業的時候只剩有十三人，這又是和插班生併算在內，若要算同由一年起直至畢業，不過九名，其餘雖也有跳級生，總是半途退學的

18 (李南衡註) 四班

居多。

我們之前的畢業生，到上級學校去，還有錢可領，雖然也要當局多方勸誘，父兄們總不願意，可以說當時對於學校，也可以說是對日本人還不敢十分信賴。到我們的時代，因為已經有上級學校的畢業生，得到較好的地位，賺來容易的錢，使世人欣羨，為父兄的也多有此心癢，進上級學校這事，也就減去家庭一方面的阻礙。但因為要去的人比較增加些，遂有所謂入學試驗，這也不過形式。聽說現在就不容易了，一個月要五拾餘圓的學費，有錢的人自然不見有什麼關礙，可是每常五十名的定額，報考的總在一千名左右。我不曉得其餘不能進上級學校的畢業生，是怎樣傷心，這是如何不幸的事！時代說進步了，的確！我也信牠很進步了，但時代進步怎地轉會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裏去？啊！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不能放在一處併論的喲。

我當畢業的時候，也真想到上級學校去，這卻沒有別的有意義的目的。賺錢的念頭，此時不知何故，絲毫也不存在。在先雖欣羨過賺錢，也不過只在欣羨，雖也感到錢的用處，也只在要用而已，還未有

如現時感到牠偉大的威力。所以我便也把人們認為讀書的正當目的忘記，只要世間曉得我也是今<sup>19</sup>讀書的青年，因為當時的人，對於上台北讀書的，似認定他比較的聰明，總有些敬重。有這緣故，所以我也只望能得上台北就好，更不考慮自己的性質適合什麼職業，須擇何種學校纔適當，凡有上級學校，我盡去報考。

啊！事出意外真是傷心，家裏竟生阻礙，不許我去受入學試驗，他們所反對的理由，是講頂港<sup>20</sup>騙子到處皆是，孩子們少不注意，會被拐去做豬子賣，雖然這是不充足的理由，卻自有牠神聖的權威，我也只有服從而已。

除此以外，還有當書記，尙可斯斯文文保存一些讀書人的氣味，無如親故中沒有勢力者可為介紹，也只好空自羨慕。學校長也很好意，要為介紹去做小使<sup>21</sup>，我想讀書讀到半死，正實<sup>22</sup>去做小使，未免辱沒著讀書。還有人勸我去做補大人<sup>23</sup>，當時的畢業生，要是去志願，官廳也很歡迎，總盡數錄用，我自己看他們在威風的過著享福的日子，要有些心癢，無如自己生成羞恥心強些，怕被人家笑話。因為那時代的補大人，多是無賴，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橫行直撞，為

<sup>19</sup> 現在

<sup>20</sup> teng<sup>2</sup>-kang<sup>2</sup>：台灣北部稱頂港

<sup>21</sup> (李南衡註) 日語，工友，勤務員。

<sup>22</sup> chān-ê-tāi：果真

<sup>23</sup> 指台灣人警察

大家所側目，說起大人，簡直就是橫逆罪惡的標本，少知自愛的人，皆不願爲。我心裏雖在欣慕，實鼓不起實踐的勇氣，今日眼睜睜地看他們有錢有勢，只怨恨自己生來缺少膽力。

### ▽畢業生的能力

家裏不許我進上級學校，自己又覓不到合意的「頭路」<sup>24</sup>，家裏的事情，田裏的工作，又多粗重艱苦，使我做不來，而且我想，這樣工作，應該是不讀書的粗人去，斯文人不宜做這下賤的事，所以我雖終日悶坐，也不愿和家人相幫。家裏看到我這款式，也自了然，便央人<sup>25</sup>介紹到一家雜貨店去學生意。雖然這不是我自已心願，總比田裏的工作輕可<sup>26</sup>些，到此地步，我也只有從順而已。

可憐！我永忘不了我是畢業生，自以資格比同夥高，凡事不肯下人，無如初進生意場裏，眼目所接一切生疏，腳手所應萬事不慣，又自己想：以畢業生的身份，來事事問人，足以表白自己無智識，深以爲恥。唉！那知！在校裏所學得的，到這場合，一點點的路用<sup>27</sup>也無，最使我爲難的，就是貨單信件皆看不來，因爲漢字認識不多，又

<sup>24</sup> t'haŋ5 - lou7 : 工作、職業

<sup>25</sup> iang lang5 : 拜託別人

<sup>26</sup> khin - kho2 : 簡易輕鬆

<sup>27</sup> lou7 - iong7 : 用處

且算盤不熟練。口算不純熟，零星買賣也應接不來，又是初見世面，兼之口才笨拙，招呼顧客不能周到。也因為自己有點傲氣，所以就常受同夥的訕笑了，當我弄錯手腳，惹得人家笑話時，他們便稱讚起我，說：「難得是畢業生，什麼事多有特別才能，汝看！多麼能幹啊！」我聽到這樣讚揚，心裏覺有說不出的苦痛，我的自尊心，被毀壞到一點也不留存，我便存心要圖報復，自己想：「好！等有日本人來交關<sup>28</sup>，看你們怎樣應付。」因為除了我，店裏再沒有會講日本語的人，那時當讓我出一口氣，無如小店舖，受不到御用達<sup>29</sup>的光榮，雖也時有查大人的光顧，卻用不著日本語，他那——「喂！你仔<sup>30</sup>！牛肉二罐，衙門拿來，較緊<sup>31</sup>！」那樣日本台灣話，衝進我的耳朵，每每使我生起一種被侮辱的憤恨，以為他認定我沒有說話的能力。在夥伴們又以我是會說日本語的，總要我替他送去，這就是受過教育的特權，雖然這是一點小勞力，不足換一聲費神，也就算了，又須向他叩頭道謝，不然就說是失禮，會打走了主顧，店裏的頭家就有話說了。

結局我覺得生意是學不來，萬分忍不住同夥的欺蔑了，而且我又

<sup>28</sup>kan - koan：交易

<sup>29</sup>日語，承辦商人

<sup>30</sup>1i2 - a3：日本人對台灣

人的賤稱

<sup>31</sup>khah kin2：趕快、快一

點

發見，一切的虛詭奸譎無恥，使我失望，我不慣生活在這欺詐之中，便自跑回家裏。

### ▽還我本來

我走回家裏，感到很大的煩悶苦痛，自己覺得沒有希望而頹喪了，在先對家庭所懷抱的不滿反抗，一切消失，受過教育的自負，使我慚愧，學校畢業的資格，添上我的恥辱，使我對讀書生起疑問，對學問失去信仰，對智識放去信賴。此後家人有所說話，我一句也不敢回答，家裏的事務，田裏的工作，任何粗重艱苦，也不敢不去拼命做，雖然我內面還潛在著一種燃燒著的咒詛和怨毒的熱焰，但是外觀已變成溫馴和順的孩子了。只是還改不了受過教育的習性，在路上碰著大人，不自覺地向他說聲「好天氣」，但他那做官的尊嚴，不可侵犯的態度，厭煩似的不回答的回答，使我內心感到諂媚的羞恥，此後我就自己注意我的行為，不使受過教育的形跡，顯現到行為上去，沒有多大的時日，沒有多大的費力，只厚著面皮，自然而然就被環境所同化，還我本來的面目，依然是一個農人子弟，戴上笠子挑著糞

箕，往來市上，遇著舊時的同學，一點也不臉紅。

六個年間受過學校教育的薰陶，到現在沒有一些影響留在我的腦中，所謂教育的恩惠，那是什麼？是不是一等國民的誇耀就胚胎在學校裏？絕對服從的品性是受自教育？

現在我已是孩子的父親了，孩子也長成到就學的年齡，由了我自己的經驗，真不想給伊讀書，我對他不敢有所期望，因為我自己已經不能副了父親的期望。而且現時又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萬事錢在先，無錢讀什麼書？況讀書未必就得到學校智識，讀書這事也已經裝飾品化了，有錢人纔求得著，像我們無錢的人，縱勉強使他進學校去，到畢業後不是依舊做個農夫，讀書豈便使稻粟多收些？又何用那六年間教育，進一步講，「閹鷄趁鳳飛」<sup>32</sup>，也就勉強忍耐復使他進中等學校，但畢業後做什麼？現時大學的畢業生，在家中坐的，不是還多著嗎？勿論他們多屬有錢人，只要得到學士的頭銜，便為家門增光不小，也就滿足了。但是在我們做田人，有做工纔有飯吃，吃飯比什麼多要緊，中等學校畢業生，誰肯再來種田挑糞？

而且不讀書什麼多單純，痛苦、不幸，那些不祥的字不識，自然

<sup>32</sup>iam - ke than3 hong7

poe : (李南衡註)台灣諺語，喻人自不量力，不顧自己的能力身份，只管模仿別人，人家做的，自己也想做。近似「東施效顰」。

也感不到牠的清味，那是何等幸福的一生？論理起來，應該是不讓他去讀書好，但是不給伊讀書，心裏總覺不安，也不是怕後來孩子會怨恨我，不曉得怎會發生這矛盾的心情。給孩子去讀書，也覺於他沒有什麼幸福，轉怕他得到不幸。不給他讀書呢？於我於他也沒有什麼壞處，不知何故心中總是不安。送他到學校去嗎？牠已把失望給我。送到書房去嗎？這更使我不安。雖說現在的書房改良的多了，也不過參用些不完全的學校教授法而已，不見得改了就是良，況比較純正的舊學者，全是守分安命的人，干犯法規的事，他們是絕不敢爲。現時若不得到官廳的許可，隨便把所學的教人，會同盜賊一樣，受到法的制裁，所以我所認識的範圍裏，實在尋不出可以寄托孩子的書房，沒有方法，也只得送他來進學校。

學校！我禱祝你，勿再使我的孩子和我一樣失望。

孩子！我祝福你，休要像我一樣無能。

祝福！啊！這渺茫的希望。

——原載於《台灣民報》二一八、二二二號，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八月五日、十二日、十九日。



## 前進

懶雲

在一個晚上，是黑暗的晚上，黑暗的氣氛，濃濃密密把空間充塞著，不讓星星的光明，漏射到地上；那黑暗雖在幾百層的地底，也是經驗不到，是未曾有過駭人的黑暗。

在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兩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他倆的來歷有些不明，不曉得是追慕不返母親的慈愛，自己走出家來，也是●不受後母教訓，被逐的前人之子。

他倆不知立的什麼地方，也不知什麼是方向，不知立的地面是否穩固，也不知立的四周是否危險，因為一片黑暗，眼睛已失了作用。

他倆已經忘卻了一切，心裏不懷抱驚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種的直覺支配著他們，——前進！

● 1:22—5:17：或是

他倆感到有一種，不許他們永久立存同一位置的勢力。他倆便也攜著手，堅固地信賴、互相提攜；由本能的衝動，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處的前途，移動自己的腳步。前進！盲目地前進！無目的地前進！自然忘記他們行程的遠近，只是前進，互相信賴，互相提攜，為著前進而前進。

他倆沒有尋求光明之路的意識，也沒有走到自由之路的慾望，只是望面的所向而行。礙步的石頭，刺腳的荊棘，陷人的泥澤，溺人的水窪，所有一切前進的阻礙和危險，在這黑暗統治之下，一切被黑暗所同化；他倆也就不感到阻礙的艱難，不懷著危險的恐懼，相忘於黑暗之中，前進！行行前進，遂亦不受到阻礙，不遇著危險，前進！向著面前不知終極的路上，不停地前進。

在他倆自始就無有要遵著「人類曾經行過之跡」的念頭。在這黑暗之中，竟也沒有行不前進的事，雖遇有些顛蹶，也不能擋止他倆的前進。前途<sup>②</sup>！忘了一切危險而前進。

在這樣黑暗之下，所有一切，盡攝伏在死一般的寂滅裏，只有風先生的慇懃，雨太太的好意，特別為他倆合奏著進行曲；只有這樂聲

② 疑為「進」字之誤

在這黑暗中歌唱著，要以慰安他倆途中的寂寞，慰勞他倆長行的疲憊。當樂聲低緩幽抑的時，宛然行於清麗的山徑，聽到泉聲和松籟的奏彈；到激昂緊張起來，又恍惚坐在卸帆的舟中，任被狂濤怒波所顛簸，是一曲極盡悲壯的進行曲，他倆雖沁漫在這樣樂聲之中，卻不能稍超興奮，併也不見陶醉，依然步伐整齊地前進，互相提攜走向前去。

不知行有多少時刻，經過幾許途程，忽從風雨合奏的進行曲中，分辨出浩蕩的溪聲。澎澎湃湃如幾千萬顆殞石由空中瀉下。這澎湃聲中，不知流失多少人類所托命的田畑，不知喪葬幾許爲人類服務的骨頭；但是在黑暗裏，水面的夜光菌也放射不出光明來，溪的廣闊，不知橫亙到何處。

他倆只有前進的衝動催迫著，忘卻了溪和水，忘卻了一切。他們倆不是「先知」，在這時候眼睛也不能遂其效用。但是他倆竟會自己走到橋上，這在他們自己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只當是前進中一程必經之路，他倆本無分別所行，是道路或非道路，是陸地或溪橋的意志，前進！只有前進，所以也不擔心到，橋梁是否有斷折，橋柱是否有傾

斜，不股慄不內怯，泰然前進，互相提攜而前進，終也渡過彼岸。

前進！前進！他倆想不到休息，但是在他們發達未完成的肉體上，自然沒有這樣力量——現在的人類，還是孱弱的可憐，生理的作用在二程度以外，這不能用意志去抵抗去克制。

他倆疲倦了，思想也漸模糊起來，筋骨已不接受腦的命令，體軀支持不住了，便以身體的重力倒下去，雖然他倆猶未忘記了前進，依然向著夢之國的路，繼續他們的行程。這時候風雨也停止進行曲的合奏，黑暗的氣氛愈加濃厚起來，把他倆埋沒在可怕的黑暗之下。

●  
時間的進行，因為空間的黑暗，似也有稍遲緩，經過了很久，纔見有些白光，已像將到黎明之前。他倆人中的一個，不知是兄哥或小弟，身量雖然較高，筋肉比較的瘦弱，似是受到較多的勞苦的一人，想為在夢之國的遊行，得了新的刺激，又產生有可供消費的勢力，再回到現實世界，便把眼皮睜開。——因為久慣於暗黑的眼睛，將要失去明視的效力，驟然受到光的刺激，忽起眩暈，非意識地復閉上了眼皮；一瞬之後，覺到大自然已盡改觀，已經看見圓圓的地平線，也分

得出處處瀟留的水光，也看得見濃墨一樣高低的樹林，尤其使他喜極而起舞的，是為隱約地認得出前進的路痕。

他不自禁地踴躍地走向前去，忘記他的伴侶，走過了一段里程，想因為腳有些疲軟，也因為地面的崎嶇，忽然地顛蹶，險些兒跌倒。此刻，他纔感覺到自己是在孤獨地前進，失了以前互相扶倚的伴侶，忍惶<sup>③</sup>回顧，看見映在地上自己的影，以為是他的同伴跟在後頭，他就發出歡喜的呼喊，趕快！光明已在前頭，跟來！趕快！

這幾聲呼喊，揭破死一般的重幕，音響的餘波，放射到地平線以外，掀動了靜止暗黑的氣氛，風雨又調和著節奏，奏起悲壯的進行曲。他的伴侶，猶在戀著夢之國的快樂，獨讓他自己<sup>④</sup>一個，行向不知終極的道上。暗黑的氣氛，被風的歌唱所鼓勵，又復濃濃密密屯集起來，眩眼一縷的光明，漸被遮蔽，空間又再恢復到前一樣的暗黑，而且漸次濃厚的預示。

失了伴侶的他，孤獨地在黑暗中繼續著前進。

前進！向著那不知到著處的道。……

——原載於《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

③ 忍痛  
④ 疑缺「己」

## 希望我們的喇叭手吹奏激勵民衆的進行曲

懶雲

報紙是民衆的先鋒，社會改造運動的喇叭手。若非忠忠實實替被壓迫民衆去叫喊，熱熱烈烈吹奏激勵民衆前進的歌曲，決不能受這樣的稱號。我們的民報到底怎樣呢？值得這名譽的稱號嗎？在於這個十週年紀念日，我們應該來回想和清算一下纔是，決不可單單以歡喜來過這有意義的紀念日。

報紙既然是民衆的先鋒，不消說和社會改造運動有多大的關係，所以要回想我們民報的過去，同時也不得不來想起台灣組織的民衆運動的既往，台灣的組織的民衆運動——但過去所謂什麼事件這暫時不論——就是由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出發。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的原因，到底在那裏呢？歸結起來，不外乎我們民報的前身的《台灣青年》雜

誌的發刊啦。因為當時《台灣青年》的誕生，恰似由台灣上空，投下了一個炸彈，把還在沉迷的民衆叫醒起來。因為由沉迷的夢中，跑到這個不平等的現實的社會裏頭來，他們平靜的血，那裏不會滾起來呢？於是就發生了台灣議會請願的運動和打動全台灣的台灣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啦！

然而以後，台灣民衆運動（一）日一日漸漸緊張，以致月刊的《台灣青年》雜誌，不得不改為週刊的《台灣民報》。所以由《台灣青年》改為《台灣民報》，再由《台灣民報》改為《台灣新民報》的外形上、名稱上的變換，已經十足地可以值得我們紀念啦。在這個時代，我們的《台灣民報》豈不是值得稱爲民衆的先鋒，社會運動的喇叭手嗎？可是以後台灣的民衆運動，已經由理論的鬥爭跑到了實際的鬥爭，所以在山程遠隔的東京的民報，也漸漸又來不及了。於是在這個時候，因欲期達到迅速報導的目的，我們的民報不得不也就由東京移到實際鬥爭的台灣，可是一個平常的旅客，要通過基隆港都不容易，何況我們民衆運動的喇叭手。然而不知怎樣，更①然受了寬容大量的（？）的允許，民報果然能夠在台灣繼續刊行，但民報還未移入

---

①疑為「竟」字之誤

台灣以前，我們民衆運動的主體的台灣文化協會，已經就發生了左右派的分裂了。文協的分裂和民報移入台灣，表面上雖沒有什麼關連，可是民衆那裏不會懷疑呢？以前是受到全民衆所信賴所擁護的我們的先鋒，更②然受了一部民衆的懷疑了，噯！這個值不得我們的紀念麼？我們的喇叭手呀！我希望你冷靜地觀察，啾啾地吹奏激勵民衆的進行曲吧！

現在民衆所缺乏的，已經不是訴苦的哀韻，所要求的是能夠促進他們的行進的歌曲。民報呀！我們唯一的言論機關的民報，血管裏過去豈不是會流著紅的血嗎？切不可這些被懷疑，而丟棄了一切的歷史的使命要緊呀！

以上是因爲紀念所講的話，也可以說等於空話。實際上既有所謂支配者許可，既須受許可，若經過許可以後，已不是未被許可以前的面目了。說明白些，報紙須受到許可纔能發行，經過了檢查始得發賣，等到展開於讀者的眼前，所謂純的被支配者的言論，不是一片烏黑，便是全篇空白。所以對於日刊的發行，在我也不敢有多大的期待。但有一點可以期待的，就是當事諸君的妙筆，要使所發表的能夠

② 疑為「竟」字之誤



通過檢查，而又不致於全部抹殺我們的意志。這樣當事諸君的努力，些少可以安慰像我這樣抱有未來憂慮的人。

——原載於《台灣新民報》三二二號，一九三〇年七月十六日

## 隨筆 懶雲

這一日

又是十二月十六了，這不值得紀念的回憶，又復在我心裏縈迴。

昨日大功君來約，要到死去了的清波君<sup>①</sup>的墓去看看，朝來天氣不甚晴朗，不知果否實行？問之大喜君，乃知約在大穗君處聚齊，預定八點出發。

早上繼承著昨天雨意，滿空猶瀰漫著黑雲，路上也還潮潤，雖有些風，卻捲不起被粘著的塵埃。天像有些沉陰黯淡，似為吾人追弔那不再來的過去。

到大穗君處，大喜君已先在，大功君尚未見來，遂用電話約他到

---

① 吳清波（一八七八—一九二八），彰化市人，自幼繼承父業，經營鞋商，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入「台灣民報社」，擔任外務主任。

公園聚齊，我們三人也就出發，大喜君騎上他的自轉車<sup>②</sup>，我說：「是要上山呢，鐵馬<sup>③</sup>不更累贅？」他回答我說：

「不相干<sup>④</sup>，到山上我騎給你看，你們能到的地方，我一定跟隨著。」

到公園，大功君已在等待了，他帶有幾粒蜜柑，還分給我們各一包破<sup>⑤</sup>無聊的瓜子，便向坑子內進行。

大喜君騎上鐵馬跑向前去，我們便相約，要故意取那較難行的路徑，使大喜君捨棄鐵馬，不意他只管跑向前去，我們跟在後面，竟須循他行跡，到一小谿，泉水溢過了石跳，他容易地馳過去，我們徒行者反弄得履襪沾濡，計劃可以說是完全失敗了。

路過蘇炳垣君墓，也爲之駐足一些時，墓的柵門已被盜去，欄杆也皆斑剝生鏽，失去了黃金的光澤，墓的水門汀<sup>⑥</sup>亦多龜裂，雖經修補過，這一處處破壞痕跡，反給與憑弔者，以無窮的悲哀。

蘇君身軀素弱，年尙壯已老態龍鐘，我們皆稱他爲老人。見面時每咒以胡不早死，渠亦好諱，每相還罵，以爲笑樂，而今渠真已早死了，使我們聚會時減卻不少活氣，也使我們懺悔那諧諷的不祥。

② 腳踏車

③ *thin-be2* 腳踏車

④ (李南衡註) 沒問題，沒

關係。

⑤ (李南衡註) 解

⑥ (李南衡註) 水泥

快到清波君的墓了，曾來過的人有些模糊，辨認找尋，指東說西，反被我這未曾來過的人所發見，一行便齊集到墓上去，拂走塵埃，在墓邊小坐，今日的一大目的，算已容易地達到了。

大功君薦上帶來的蜜柑，還提議要在墓前行禮，相信無神論的我，不與讚同。我們這一班人，也拘泥於世俗形式，不是可笑的事嗎？

大穗君提議：「要在這近邊相一處可以為渠之次子，前日客死京都之益村君瘞遺骨，使今日此行，較有意義。」大家同意，踏查結果，只有墓之西畔稍寬曠，可容再築一墳，乃共舉大喜君負責進言於清波嫂，我說：「恐他日墳成，清明祭掃痛夫傷子，使她多滴幾滴傷心淚。」一行的人，亦各悵惘，講不出話來。

默立許時，瞥見東畔有一特異墓碑，聳出亂墳之上，離此沒有幾步，遂共往探視，碑文的特別，足使人吃驚，我初讀一過，禁不住要發笑，再一思考，便被哀傷所侵襲。覺得我們島人<sup>⑦</sup>，真有一個被評定的共通性，受到強橫者的凌虐，總不忍摒棄這弱小的生命，正堂堂，和牠對抗，所謂文人者，藉了文字，發表一點牢騷，就已滿足，

⑦ 日治下台灣人稱日本本土為內地，稱台灣為本島。島人即台灣人。

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來洩憤，只在暗地裏咒詛，也就舒暢，天大的怨憤，海樣的冤恨，是這樣容易消亡。「受勢壓李公」<sup>⑧</sup>的子孫，也只是這種的表現，這反足增大弱小者的羞恥，讀到這碑文，誰會替你不平，去過責壓迫者的不是？

返到清波君墓上，又再默立些時，日已近午，是可以回去的時候了，各人便分取幾粒蜜柑，相率而就歸途，大喜君依然騎上他的鐵馬而作先驅。

這一日，啊！我已記不起是幾年前了嗎？來算一算看，第二年有盛大紀念會的開催<sup>⑨</sup>，第三年到海口去獵信魚，第四年是紅仁塗炭的遠足，第五年有獵兔之圍，前年沒有什麼，只白大穗君一頓酒，今年是第七年了，大概沒有差錯罷，就是七年前的這一日了。

這一日是向平靜的人海中，擲下巨石，使波浪洶湧沸騰的一日，這一日曾使我一家老幼男女，驚唬駭哭併累及親戚朋友，憂懼不安的一日，這一日是我初曉得法的威嚴？公正？的一日。所以對於這一日，我總有些特別的情感，同人們有什麼計劃，我都高興去參加。但是以後比這更有重大意義的一日，相繼出現了，自然使了這一日失去

<sup>⑧</sup> 碑文

<sup>⑨</sup> (李南衡註)舉行，開辦。

牠紀念的價值，去年纔廢去舉行，不知什麼緣故？今年又相約有這一行。啊！是我想著了。因為以後所出現的，那些有意義的一日，我們皆沒有在場，而且未來所要出現的，我們現在也已失去了參加的勇氣。我們已經是過去的人物了，所以過去了的這一日，還夠使我們留戀。啊！這不值得紀念的回憶，總長（常）在我們心裏縈迴。

這一日又已過去了。

### 自己清算

又是一年了。向來我總嫌惡古人多事，創設曆法，使世人多一層麻煩，一樣是一日的日，怎樣制限過去了的幾日爲年，教人有歲月易逝的慨嘆，年華垂暮的悲哀。但是近年漸漸認得他的必要性的存在了，對著這無窮的生的旅路，量取相當間隔，建立路標，創設驛站，來給趕路的人，做行程的計算，供疲勞的休息，這是自然所要求的必須的施設。

時間是過去了，在記憶猶未消亡的人，於過去的時間裏，會有什麼作爲？自然有他回憶的時候，同時也有「結果如何？」一種清算的

心思。

我自己對著這過去的已經去了，未來的也在眼前的這個時候，想要來自己清算一下。

想想看！你這個自己是什麼人物？值得清算？政治上有你插嘴的餘地？經濟界有你立足的處所？有貢獻科學的發明？有激動思想的議論？這幾項可以不用提牠，在咱這地方至少也須有，擁護道德的呼喊，拯救貧窮的善舉，不然在另一方面，你也須是受盡打毆監禁的社會主義信徒，也須是飢寒交迫困苦流離的勞工，纔有可清算的資料。

啊！是呀，我要清算什麼？我就沒有可以清算的資料嗎？我不信，我來算，算！算！

酒是我的嗜好，無聊有興時，每要喝牠幾杯，一年中啤酒、白鹿<sup>⑩</sup>，就不知喝多少了，烟我是不喫，但遇有雙砲台，嘴裏也要啣牠一支，這兩項不值得計算嗎？這兩項支出，不就政府一大稅收，由這稅收不知養活牠手下多少人，我豈不是失業的救助者？不僅僅如此，我既是活人，自然不能不齧<sup>⑪</sup>飯穿衣，一年中米菜布帛的錢，也就不易計算，由這錢農工們纔得蓄妻養子，這樣我豈不是農工的擁護者？還

⑩（李南衡註）日本清酒牌名

⑪疑為「喰」之誤字。

有呢，算起來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這是特例可以在此一起計算，我會擲去五圓的觀覽料<sup>12</sup>，去看須磨子的復活<sup>13</sup>，雖然被在傍的日本人疑作小偷，教坐近我的他的奧樣<sup>14</sup>小心著，但是為著藝術的愛護，受些冤枉有什相干。也還有呢？我曾講了幾句大話，嚇呆愛護道德的善人，氣死口說道德的強盜。也曾放過臭屁，激嘔不少齷<sup>15</sup>飽山珍海味的貴人。

呀！不算了，這樣清算起來，是沒有算清楚的時候，只就這幾層估量起來，我也就是一個非常人物了，嗚呼，豈不偉哉！

現在我明白了，每當有特別的時節，民報總來要我寫些文字，以為紙面增光，就是為此，我也不再客氣了，把我所具有的非常的特點，寫給她去刊補餘白，如此而已。

——刊載於《台灣新民報》三四五號，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sup>12</sup>（李南衡註）費

<sup>13</sup>（李南衡註）劇名

<sup>14</sup>（李南衡註）日語，太大。

<sup>15</sup>疑為「喰」之誤字



## 紀念一個值得紀念的朋友

懶雲<sup>①</sup>

□□這個地方，大家當然曉得，□□□□□□更熟識纔應□。因爲這□□□□□□□□□□我們大家歡笑、歌哭、托生命、育子孫的所在。

這個島嶼有人講是仙島，這也可以；有人講是寶庫，這也無不可以；因爲這都是事實，不過是什麼樣的仙人所住？是誰的寶庫？這是另外的問題。在此應特別聲明者，就是仙島中所住的不一定就是仙人，也有他馴養的狗、鹿、鷄、鶴，也有爲他汲泉摘菓的童僕，寶庫中也少不了有塵埃雜屑。

呼哩摩拏，講猶還是讚嘆的話，若至那「真介四時長是夏荷花渡臘菊迎年」、「襯出法王金歇地班脂花蕊綠珊瑚」。是爲大家所明白

① 有的《台灣新民報》版本未註明作者

的讚詞了，這樣台灣是被人所憧憬的，實在她也自有其可愛的所在。

只就大自然所賜與的來講，山的巍峨挺秀、水的漣漪潤澤、檜林的雄大、竹林的茂密、石油的火燄、黃金的光輝、樟腦的芳氣、砂糖的甘甜，多是人類所羨慕、世界所推許，就是飛的禽、走的獸、鳴的蟲、潛的魚、有用的草木、珍奇的花卉、蔓延病痛的細菌、包藏毒素的蛇類，多有她們世界的位置。甚至時時變換的氣候，也有牠的特點，你看她炎天赤日頭，卻會忽然烏雲滿天、大雨淋漓、狂風掃地、雷電交至，平地做起大水風颳來，這一年中總有一兩次。但若講到人物上去；唉！慚愧，已經有了定評的、怕死好名重利的一群蠢蠢者之外，曾有一個有世界的名聲的人物嗎？既往的我可不知道，未來的那也不可必，現在呢？唉！慚愧！

但是我所紀念的朋友，猶還是這蠢蠢中的一個，他不能例外，他無有偉大處值得大家紀念，也沒有溫篤的友情值得我個人紀念，所謂值得紀念，只是在一個時間裏，我想要紀念的時，忽然被記憶起來，值得紀念只是在這一點上而已。

是暑假中的一個下半晝，這個朋友，忽然在敵地的街上和我相碰

著，這一日是風颳大水後的第二日，縱貫鐵道在濁水溪起故障，南下的車只行到二八水<sup>②</sup>，這朋友是要到台南去尋他好友，因為汽車不通，便來在敝地停腳，應該是在二八水等待汽車的徒步連絡纔是，什麼緣故卻要停腳在我們敝地，這朋友無講明，我也不明白。

這朋友和我是同在一個學校讀書，他慢我一級，平時的友情是很淡漠的，不，寧講是有點敵意較實在，這另有緣故，在那時候，正當中國革命成功，學生們多受了一點影響，××精神漸漸覺醒起來，便利用著食堂新聞，大家在討論，記得曾有人發表了秋瑾女士的遺詩「國破方知人種賤」，那一首併附有批評，我一個很相好的朋友把他抄錄起來，方在抄寫的時候，有別的學生看見，以謂他是要抄去報官，這話一傳，大家都以我那個好朋友為奸細，大肆攻擊，那好朋友我信得過，我很替他不平，便不顧到是會犯著眾怒，對他們的攻擊加以反攻，在食堂新聞上論戰起來，這值得紀念的朋友，當時是立在陣頭的我的怨敵。雖然既經在我們的所在相碰，自己也不好意思，把目睷看到傍邊去假裝不見，便去招呼他，既知道他是住在旅館，即時勸他移住我家裏，我曉得出來旅行的學生，是沒有帶著多大旅費，但是

② 彰化二水

這時候和我同行的，有一個原是同學的、我的塾師的侄兒，他更是熱誠，要我朋友去款待，我也樂得省一層麻煩，不同他相爭，讓那朋友到他家裏去住。

翌日我想要少盡一點地主的義務，便約了另外一個同學，邀同那朋友，一行四人，往我們地方的勝地，舊時八景之一的聽竹庵去遊覽，日頭照在頭上，汗粘膩膩地濕透了襯衣，沒有撐日傘，也沒有戴草笠，究竟還是少年元氣，走了五里多路，併不覺到疲倦，只是兩臉被日光所炙，有些熱烘烘。

這個勝地不知勝在什麼所在，只是幾間平常形式的佛院，建築在小山下，前面圍著一道壇圍，壇外便是坑溝，院後的小山，種滿相思樹，前面左右，不知有幾十重的竹圍環繞著，一些也不見得有幽深之趣，更說不上清奇悠雅，可是在這萬竹的環繞中，當秋風起時，的確很有些竹聲風籟可聽，無奈這時正在炎夏，竹尾搖也不搖一下，聽不見什麼天籟，猶幸詩人們所形容的篩金碎玉，這次得以實證，枝間葉隙的日影，在我感不到有什麼詩的情味。

在聽竹庵遊覽一些時，日頭已經中午，體內諸機官，根據著本

能，提出她補賞的要求，這庵裏的僧人，不知道是較無鄙相，也是看我們不起，竟不為著添油香<sup>③</sup>，給我們準備茶點，幸得這所是在我的祖家，我還有一個族姊，就住在庵前，就去打擾她。她的丈夫是一個貧困的山農，況且不是迎香做戲的時候，又是突然不速之客，自然沒有什麼可以款待我們，臨時去掘一枝竹筍，煮來給我們配辣<sup>④</sup>，這筍的風味竟覺非常好，為平素所未曾嘗，筍又是和平素所食的一樣，又且的確不是因為餓了纔覺牠的非常好，大家都具著這相同的意見。

在唸著清誦的時，別無有什麼話好講，我便向大家講起我永過的家世來，指著這庵後的山庵邊的山田，這一大片的竹圍，給朋友看，講起這土地以前是盡囑<sup>⑤</sup>我們的，現在山和田，已捨給庵裏做財產，竹圍也賣去一段，只剩下這半個「宅仔」，那朋友聽見我話講了，帶笑向著我說：「我們台灣人，都有和你一樣的心理，常要提起那已往的不可再來的歷史，來誇耀別人，來滿足自己，所以纔淪作落伍的民族，不能長進，我這話對你很失禮，但這是事實。」我被日光所燒紅的面皮，這時覺得分外烘熱起來，其外的人也似對那朋友的不客氣吃了一驚。

③ thiam iū̍ | hiūN : 添香油錢

④ moais : 稀飯

⑤ 疑為「屬」字之誤

是那朋友到台南去後的一日，我再到塾師家去，先生正在廳堂上，和一位住在近鄰，那朋友也曾去拜訪過的秀才，在談論那朋友。你的意見怎樣？我覺得他是另外一種人物。是，我覺得他有些尋常。

我這時覺得我的教育錯了，我以前都是以「在社會為模範青年，在家庭為善良子姪。」為目標，現在我纔發見著有另外像那一種人物的必要。

嘎！現在大家都尊奉你若聖人，你怎不會……

你誤會了，我是由良心講出來的。

你教的那一些學生，不是父兄們個個都在滿足感謝，社會上也在稱許你嗎？

所以這一誤，不知要遺害多少人！

模範青年，善良子姪，怎會不好？

那只是駕車的馬，拖犁的牛，規規矩矩不敢跨出遵行的路痕一步。

也足以做安份的百姓，守成的子弟。

你還不了解，難怪人講秀才的頭腦冬烘，現在實有另一種人物的必要。

我聽見這一段談話以後，對那朋友就有點注意，但是交遊還不一樣親密。

卒業以後，每年只有一張賀年信片的來往。忽然在一個時候，什麼時候我記不起了，恍惚是一個黑暗的夜中，天上的雲重疊地堆積著，一點點的星光，窮盡目力也不能發見，風又吶吶地怒吼著，並且有暴雨的預兆，遠遠地西方有失火的警鐘響亮著，是一個淒壯的夜裏，他忽跑來求我握手，這一個突然，使我有些躊躇，那時我方在閱讀陽明信札，便把所讀的一節給他看。

「有死天下之心，方能成天下之事。」

他讀後大笑起來，這一笑又使我自愧渺小，便把手伸給他，互相用力一握。一握之後，他已不是我的朋友了，以後的他也不值得紀念了，關於他的公家的紀錄，大概不會燒掉罷。

——原載《台灣新民報》第三百九十六號，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編按】作於一九三一、一二、二二

## 我們地方的故事

玄

有來到敵地的人，我敢信一百個之中有九十九，無有人無去到公園。所以大家都知道公園的所在，公園是在東門外沿太極山腳一帶地域。這樣講來，雖是未有去到的人，也應該約略知道纔是。

「喂！你怎講虛詞①，現在那有城的影跡②？」我想一定有人會這樣責備我，這也責備去實在，不過不知是因爲怎樣，城雖然拆去，人總猶還是講「城」的較多，可以講這城的印象，留在敵地人士的腦裏尙深，就是不會看過城是什麼款式的囡仔，也會曉講城內城外，而且阻隔城內外的城裏，自早，在現在的囡仔未出世以前就拆去了。

永過③在這公園口，是有一座城樓，巍巍然聳立著，在誇耀牠的歷史上聖蹟，給過路的人景仰瞻望。這座城樓，在那時候是僅存的魯

① hau - siau5 : 唬人的話、假話。

② ian2 - chiah : 影子、踪跡。

③ eng2 - koo3 : 從前



殿靈光，真被那班故老好古的人所珍重，所以會得不受毀損，排著十足尊貴的巨軀，去鎮在交通要道。這城樓，我無讀過縣誌，不知經過多少年代，但是我曾看過牠的塌仄，也曾看過牠的重新，不過新又要保存著古的尊貴，所以還是塌仄的時候多，因為內部的腐朽，不是表面的塗飾，就會得除掉。及至現代的機器文明，乘著她勝利的威勢，侵入到無抵抗力了我這精神文明的中心地（這是受人稱頌過的榮譽）來，這城樓最後的運命便被決定。

現代機器文明的寵兒，在現在可以講是自動車，所以街路上不時④看見有自動車的奔走，上北下南也在和火車競速。這座城樓恰鎮在這往來南北的要道，有時候不知是故意、過失或不可抗力，自動車竟會爬上城壁去，這的確是運轉手⑤無老練，斷不是這古蹟有礙著交通，會阻礙文明的向上。怎樣⑥竟決定要把城樓折廢？所以那一班尊古尚舊的先生，就皆不平、怒罵，甚至奮發起來，在顧得眼前無事，就以爲天下太平的他們，會生出這樣勇氣，真是難能可貴，他們對街當局，提出備含著熱誠的古蹟保存的要求，「保存，著⑦，著愛⑧保存。」街⑨當局也這樣，對他們表示同意，不過保存是要相當費用。

④ put - sis : 經常

⑤ 日語，司機

⑥ chaoN2 - iuN7 : 怎麼

⑦ ioh8 : 得

⑧ ioh8 - a33 : 得要

⑨ 市、鎮

古舊先生既擔不起這重負，一般的憨百姓，竟不知古的尊貴，結局<sup>10</sup>無法度<sup>11</sup>，也只有含著一眶眼淚，看牠被拆廢而已。

這被留做紀念最后的城樓，也被拆去，應該「城」這個名詞，也要隨著消滅纔是。奇怪！現在的人猶還是在講「城」，這是不是深深潛在人的腦裏的好古意識，我是不能判斷。

城還未拆去以前，不，直到最近，市街急速地向西面發展以前，在風水家所講，我這地方是「網仔穴」，城外一條市街長長地蜿蜒到，竹圍田圃交錯著的草地去，恰像網仔索，城內的人家被城牆包圍著，圓圓地真像撒開的網仔。就是這個緣故，我們地方的人，所以不能騰達發展，就因為罩在網仔內。我不信風水，無奈事實卻歷歷證明出來，現在還是一款。

出城無幾步，就是穿過現在的公園，便到太極山腳，這一帶山崗，在歷史上也小小有名聲，我這地方，以前每有反亂，那拿手好戲，最激烈的戰爭，多是演在這山上，由舊時戰術上的地形來講，（我不是兵學家，這只是復述），城是不能離山獨立，在我們這三、五年必定有一次反亂的地方，百姓常常受到砲彈的洗禮，在當時大家

<sup>10</sup>kiat - kiok8... 結果

<sup>11</sup>bo5 - hoat - tou7... 沒辦法

都希望城造到山頂去，以便據守，無奈當時的縣大老爺，卻不照這樣設計，百姓間非難的聲浪頗高，縣大老爺也不辯白，只是講了幾句給人無法猜測的讖語：「等後來有較能幹的來，他就會給這城舉謝土祭，更有能幹的，便會把城拆廢。」城現在確實已經被拆廢了，縣大老爺這幾句話，有啥意義還未明白。在我想設使<sup>12</sup>這座城，據著險要的地形，永過的人那樣好作亂，若被占領去，做官的不就為難了嗎？因為有好多多次的事實，都證明著，失守比克復是容易得多多。

這好亂的事實，有一位縣官，竟將原因歸到這一帶山脈去，講「山無主峰，民故好亂」。就在縣衙后疊一座假山，更在假山之上，築起一座高閣，命名取義，想借著風水上的迷信，來鎮壓人民好亂的心理。可惜在當時一些也無效力，直到近幾年前，這閣移建在真的太極山上，就像真有了效驗，我不知這次移徙的人，有無和那位縣大老爺同樣用意，但是直到今日，我們地方就真正安寧，人民也真正同化，雖有一次金字事件，究竟也消滅在風影電跡中，只空費做官人一番勞力，獲不到功勞，無有榮昇的機會，真可惜。

但是故老們還有別種說法，「地靈人傑」，這是千古不易的定

<sup>12</sup> siat - su2...假使

理，因為我們地方的靈氣，是結在這山脈，這一帶山脈平坦無有主峰，所以也不會有傑出的人物，也不會有衆望所歸的賢者，少有見識的，各人都以為自己是了不得的人才，不肯下人，就是小可事<sup>13</sup>，也各爭爲頭老，不，只會在小的利益上相爭奪，這是到近來愈覺顯明的事實。

四城門，是北門最先被拆廢，而且也是北門城樓造得頂壯麗，聽講是當總理的人，要留下紀念事業，捐出私財建築的，這個總理是擁有百萬的家財。「十個富戶九個乞食相」，這個總理不是較特別嗎？大家單單聽見講，不是就要承認他是較向義，好名的人。不，他猶還不能例外，他所以肯助築城樓，是勢出不得已。

當時恰值年冬歉收<sup>14</sup>，人民正苦糧食不足，官府也怕因爲飢荒引出反亂，也正在講求救濟方法，這時候那當總理的人，真是湊巧，他所囤積下幾十倉粟<sup>15</sup>，忽然一齊醜倉，各粟倉都冒出烟來，所以就不能放去不管，清倉之後，把腐敗去的粟，挑去棄在大溪邊。本來富戶人是「衆怨之府」，在這飢荒的時看見他挑粟去填溪，便大家憤怒起來，「暴殄天物，絕民食糧」，這是構成犯罪的正大理由，一班流氓

<sup>13</sup> sio2 - khoaz - su7 : 小事情

<sup>14</sup> ni5 - tang khiam3 - siu : 收成不好

<sup>15</sup> chhek : 稻穀

無賴，就平地生起風波來。永過的官也無有不愛錢的，富戶便是做官的財源，平常時都要用著無影跡<sup>16</sup>的事，來硬敲軟損；況且有這重大的事情，那有空空放過的情理？官府一到門，鷄狗便都不寧了，後來不知道怎樣講，送多少去給大老爺買茶，纔得從輕發落，就罰他起造北門，以彰法的公正尊嚴，而且也要賣些官府的人情，所以不用罰的名義，委任他去當總理。

當了總理，他也另有打算，既然會擁有百萬財產，對於金錢，當然不會比別人慙，起造一造城樓，開去一、三萬銀，在他是無有艱難，他還格外慷慨，不惜多開<sup>17</sup>些工費，因為要和官府造的有所分別，好做他永遠的紀念，以見他的「急公好義」，所以這北門就較以外之城樓壯麗得多。不意城樓造好，縣大老又講他不遵規制，又要罰他再造城牆，去與東西門相接，這一下就著力<sup>18</sup>了，所開費用，不止造城樓十倍，富戶人的生命根——他的錢，真了去<sup>19</sup>不少，可是在一個時代裏，起北門<sup>20</sup>（豈不聞）<sup>21</sup>的名聲，是透遍我們地方。後來因為和城外的交通複雜，最先被拆廢。但是此後，我們地方便開始進入另一個時代，這犧牲是和東門一樣值得紀念。

<sup>16</sup> bo5 - iaN2 - chiah... 憑空想像，自己捏造。

<sup>17</sup> k'itai... 花費

<sup>18</sup> 費力

<sup>19</sup> iau2 kh'i3... 虧損了

<sup>20</sup> kh'i2 - pak - mng5... 築

北門

<sup>21</sup> kh'i2 - put - bun5... 與「起北門」發音相近。

大概是造城的時候，把塗掘起來填城壁，所以城內沿城腳多是魚池，他的面積占有全城一半以上，所以蚊子就獲得了真像寶庫的殖民地，我們地方的住民，被吸去不少膏血，雖然卻會得和「風的名所」<sup>22</sup>齊名，為地方生色，也為醫生們造福。

城的營造費，聽講與起<sup>23</sup>聖廟差不多，這真使我不平。要保護一城蠢蠢百姓的所費，竟和奉祀一個生民未有的聖人相等，啊！這真有辱尊嚴，犯大不敬，世間豈有此理。

講到聖廟，就不能不把「雷起大成殿、鬼哭明倫堂」的天異，一併提出來講。當時的社會可以講是被鬼神統治著，不單是災害病痛、家事國政，要去求鬼神解決，就是忽然飛來一隻不常見的鳥，也是發見著一尾奇異的蛇，也講是鬼使神差，大家就惶惑不安起來，何況又是在這尊嚴的聖地所發生的異變，牠所預兆一定是重大的禍害。不是一粒彗星的發現，一粒隕石的下墜，那樣帶著好奇的恐懼而已，社會泌泌不寧，民衆極度被不安侵襲，大家奔走相告，像大禍就要臨頭，祈禳醮祭，所有可以消災改厄的事，無一件不做到，人心纔漸漸安定，一日過一日，不見有何等事故發生，終至大部分的人把牠忘記

<sup>22</sup> t'hou's : 泥土

<sup>23</sup> (李南衡註) 日語，名勝。

<sup>24</sup> kh'2 : 建造

去。久之又久，年代也已更換了，不久以前明倫堂曾充做刑務所<sup>25</sup>，在這所在有六百九十三人，被送上絞台，看到這慘劇，以前聽到鬼哭，死未了的故老，觸動靈機，便得到可以解說鬼哭的理由，他們是相信輪迴，是認神鬼，以前哭泣的鬼，是今日死去的人，因為在投胎時，已經受到來生最後的宣告，這現實的生，就是賞和罰的結果。這說明一經流佈出去，聽到的人都表示同意，同時也重再引起，「雷起大成殿」所預兆的禍害，一定會較重大的危懼來，雖然有了轟廢的一聲紙上砲響，大家都以為不足應這預兆，猶抱著不安的心，在等待變異的到來。

——原載於《南音》一卷三號，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25 日語，監獄

# 輓李耀灯君

賴和

李君是個很肯用功，而前途有為的青年，他父親是個自作農，從前家計原來他還過得去，一自八、九年前投資的那一家布行倒盤，家產被抄沒了去，過日也就一天難似一天了。

變此逆境，李君還是不斷努力學業，幸而他的父親對於兒子的教育也極其熱心，所以雖然是很刻苦，德①算也內公學、中學而進到醫專了。

君之死，不消流②是因爲過於用功，以致神經日漸衰弱，但，最大的原因，不能不流③是境遇的窘逼有以致之。以死忘憂，在李君德④算是得到解脫了。但，大兒子、四兒子是死了，二兒子又遠在砲火烽烟中的對岸，一向老沒歸來，除此他年老的父母的一絲希望，就只

① 疑為「總」字之誤  
② 疑為「說」字之誤  
③ 疑為「說」字之誤  
④ 疑為「總」字之誤



在李君身上了。

現在，不幸竟連這一絲藉以慰安晚景的希望也消滅了，這在他兩親的心裏，是多末苦痛啊！

辛勤無補家衰敗，阿父心情自可知。  
猶有一絲希望在，他年兒子是良醫。

×  
◇  
×  
破除因襲嗟無力，清算恩怨恨未能。  
俯仰兩間存在小，男兒到此恥偷生。

×  
◇  
×  
渺小人生大自然，此生無力奈何天。  
夜來只管煩思苦，衰弱神經足不眠。

×  
◇  
×  
不眠難遣此宵長，傢伙迷人醉意狂。  
愛向大橋橋上立，寒星倒影水蒼茫。

×  
◇  
×

河水長流到海終，人生煩惱卻無窮。  
讓君得藥睡眠穩，獨惜傷心是若翁。

——原載於《磺溪》創立二十五週年紀念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是在我十歲的時死去的，死時纔五十九歲，他的身量不甚高，但是很結實。當少年時，曾和人家相賭，在十二月天能泅<sup>①</sup>過南門口大潭。青年時遇「萬生反」，腰中流彈，煩在腹內，幸未死，但後來常發痛，以鴉片止之，遂成癮。

經「戴萬生之亂」，家遂零落，祖父兄弟六人，祖父最少，因家業喪失，遂各謀生。祖父聞好博奕，成家後，猶不能改。吾父五歲時貧甚，歲晚無錢，祖母把衣裙使入質，以其錢度歲，但恐其得錢復賭，教吾父隨之去，至半途，乃用頭布縛吾父於人家籬柱，不教同往，自去典衣，又把錢盡輸於賭，其嗜好有如此者。

及到歲時，翻然一改，祖父本有學拳法，遂學弄鉞，技成，遂聞

① 泅：游

名，近遠各處爭聘請，遂以成家，吾們後人得其餘蔭幸無凍餒。

祖父當技藝時行<sup>2</sup>時，若有同藝者的地，多辭不往，有鬪藝時，也多不使對手有難堪處，有特長之技，多略不演，後年老，到遠多坐轎，但是往返在街外落手，罕有坐到宅門前者。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由張冬芳譯成日文刊載於《台灣文學》三卷二號「賴和先生悼念特輯」，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又由楊守愚整理刊載於《政經報》一卷五號，做為《獄中日記》之後的附錄。

## 高木友枝先生

高木友枝先生，是我的時代底台灣醫學校長，他一生的傳記，若是現在台大醫學部有存在的一日，他也不能泯滅的。我在這裏不是要叙他一生，也不是要記述他的軼事，只是記錄他印象在我心目中的一些不關緊要而感我特深的小事情而已。

我初入學時，先生尙洋行中<sup>①</sup>，記得是在第二學期末，纔由西洋歸台，那歸來的歡迎會是真盛大的，這使我印象猶深，始覺到學生們對於先生的崇敬，在我是猶未聽到先生一句話，亦未見到先生的面影。

歸台後，先生所擔任是什麼事務，我不知，但是若沒有特別事情的阻礙，每週總有點鐘來教我們修身。但是先生的講義卻不由書籍上

---

①（李南衡註）在西洋旅程中

的文字講解，只是講些世間的事情，但聽的我們每恨一點鐘的容易過。

一日，方先生在講話中，適有一隊進東進東<sup>②</sup>由窗外過，一時學生的視線皆轉向窗外去，先生似也覺到，一時停不講。我覺得先生已察及，急把視線收歸，更坐端正，想先生看到學生這樣不規矩，雖不生氣，也空訓話，豈料竟出意外，待「進東進東」過去後，纔問我們：「剛纔由大路過去的，叫做什麼？」

我們大都不知，只有杜聰明君<sup>③</sup>一人起來答應說：「叫道迴<sup>④</sup>」。

這一次使我始覺得先生不和公學校的先生一樣。

記得是當我們三年的時代，由卒業生所唱起的是學校的昇格運動，把醫學校昇為醫學專門學校，這時，校長曾對我們大家說：

「學校的昇格，若論現在這學校，就內容，先生和學生的質，外觀——建築，設備等是不輸內地任何專門學校。但是要進入專門學校，須要中學卒業生，現在台灣只有內地人一個中學而已，要招生，須向內地去，若如諸君等，尚未有入學的資格。且諸君等，卒業後，

②（賴和自註）トンチント

③ 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終戰後擔任過高雄醫學院院長。

④（賴和自註）みらまはり

也無有到內地開業的必要；就這資格，台灣、滿洲、中國皆可開業，何用昇格，全無必要，昇格於諸君是未有益處，諸君細想便悉，但是我還在做校長時，於諸君無益的事，斷沒有做，諸君可勿愁。」

我們的醫學校不僅昇格為專門學校，是台大<sup>⑤</sup>的醫學部了。於我們有益無益，現在在學諸君，一定是知道的。不僅是愛護著我們學生，對於卒業生，若先生做得到的，也很盡力。

曾有一位前輩，因為酒的亂性，犯了刑法，在公判時，先生也做了特別辯護人，出為辯護，這是在法庭未曾有的事。那先輩亦因此得了執行猶豫<sup>⑥</sup>的特典。

對於卒業生的「働」<sup>⑦</sup>，先生也很關心，曾到地方去，看見卒業生的社會地位向上，心中很歡喜，歸來便講給我們聽。

後藤男爵<sup>⑧</sup>在做民政長官的時代，是和醫學校有特別關係的，他自己原是醫生，且和高木校長也特別有交情的樣子，所以他辭官後，再來台灣時，便為我們醫學校生特別做一次的訓話，大意是講：

「本島人諸君，要自己省察，我們只有二十餘年，對於帝國盡忠誠的歷史，內地<sup>⑨</sup>人已是有一千餘年歷史，所以不應奢望，若權利待

⑤ 指台北帝國大學

⑥ (李南衡註) 日語，緩刑

⑦ (賴和自註) はたらき工

作

⑧ 後藤男爵——後藤新平

(一八五七—一九二九)，日本岩手縣水澤市人，後來封為伯爵。獲兒玉源太郎的賞識，當民政局長。

⑨ 日本本土

遇，有些不似內地人，不宜就說不平。」

向來我們大家都以為是浴在一視同仁的皇恩之下，不感到有何等的差別，經過後藤的一番訓誡，纔會自省，就中也就多少生出議論，高木先生也似有感覺，便有機會，便集全校生於一堂，為後藤男爵辯明，說，他是特別愛顧著我們，纔肯那樣說，要我們不要誤會。

本來對先生的訓話，大家都是肅靜恭聽的，獨獨這次有的踢地板，有的故意高聲咳嗽，以亂其說話，有點使我疑惑。

這中間有一事，使台灣平靜的社會掀起小小波瀾，就是坂垣伯<sup>⑩</sup>所主唱的同化會。那時亦曾集全校生於一堂，有所講話，先生對此也沒有什麼批評，說曾有卒業生來問及，可否允其參加，先生說：「據自己也不敢以為否否，不過官廳方，似尚無有此意思，設使後日會趨向和官廳對立的狀態，恐有點不允當。」

此後，先生的講話，漸有關於政治法律，後來於學課上，設一課衛生行政學，使我們於政治法律，有些少知識。

當苗栗事件<sup>⑪</sup>發生時，連累者中，有一醫學校的退學生在內，先生曾對我們說，他到總督府時，被同僚們嘲笑，說，受過我教育的

<sup>⑩</sup>坂垣退助伯爵

<sup>⑪</sup>（李南衡註）一九一三年十

一月，苗栗羅福星為謀革命響應中國，組織中國革命黨台灣支部，二十日事發，被捕達二百二十餘人，十二月四日羅福星逃脫，被捕六人處死，翌年，羅福星判死刑，其他百餘人判徒刑。



人，也會做壞事，我回答他說：

「那是退學生，未受到我完全的教化，那纔會那樣。」

我此時感到「纔會那樣」的一句，另有一點餘味。

當辛亥中國革命時，學生中，有為募集軍資者，事為當局所知，想是到學校來調查，因此，校長集學生於一堂，有所訓示：

「像這樣事，在我是與看相撲一樣，看客可以互賭，雖有此事，也是一種賭金的性質，無什麼關係，但是各人要覺悟，有萬一的時，不可後悔流淚，那樣就真笑殺人，不如勿做較好。」

有一次，是我們學生中，有一位被加藤先生打一下嘴巴。

加藤先生在諸先生中算是最無言辭最厚直的，能使他生氣，那學生也可算有點頑皮，但是學生們還是顧著學生。

「我們已不是小學生，還用體罰，那還了得。」級長就去告訴給校長高木先生。先生也以爲是不祥事，集了全校生，有所訓話，講話中有說：

「不肖的心中，是不存有內台人的成見……」

訓話後，較上級的學生都感不安起來，因為向來先生每訓話，

多是如父親在向兒子說話一般。今天自說「不肖」，心中一定很不爽快，所以就趕緊推舉代表去向先生謝不是，求其勿爲此勞心。

先生常說，他要擔任學校長時，曾求教於新稻戶博士，他說：養成人格爲先務，所以在每期卒業式<sup>⑫</sup>的訓話上，總說：

「要做醫生之前，必須做成了人，沒有完成的人格，不能盡醫生的責務。」

所以講義的時，總是講到世間的事情，關係完成人格的話較多。昨年春到東京去，和同窗之幾位，曾去拜訪，先生猶尙老健善談。

【編按】作於一九四〇年。由張冬芳譯成日文刊載於《台灣新文學》三卷二號「賴和先生悼念特輯」，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又由楊守愚整理刊載於《政經報》一卷五號，做爲《獄中日記》之後的附錄。

⑫（李南衡註）畢業典禮

## 客車裏

好久不旅行了，今日坐在車箱裏，覺特別舒適，雖然三等級，因為是急行車，坐的人不多，可以占據二人以上的座席，且對面的椅又空著，可以讓我靠腳，猶更快意，一個人雖然寂寞，較之和不相識的人坐在一起，是自由得多。

此次的旅行，本可以搭夜行車，便多半日的時間可以勞働，把休息帶到火車裏是極濟的事，但這次旅行是犯官吊，明日要上法堂去做證人，恐失眠以致精神恍惚，失去了證言的效力。所以不惜把半日的勞働犧牲。

車到台中，我離開座位，因為上下的車在這驛頭相閃，南下車中，有朋友要歸S去。

我想看看他，所以走到二等車邊中，朋友找未著，車已經在開行了，我只得走回原位，不料座席已被別人占去了，那個人雖然和裝，我斷定他不是日本人，因為沒有大國民的襟度，本想向他講起這座是先占的，看見他傲慢的態度，已經張開的口，竟自發不出聲音，便自仰起頭看看棚上的隨身行旅——一個手提皮包——向他對面椅上坐下去。那個人本只占坐一人席位，似看見我在尋座位，遂轉身靠側坐，把雙腳亦靠到椅上去，分明是在拒絕我坐到他身邊去的表示。我只得坐在他的對面，他也仰仰頭看見我的手提皮包，似曉得他所坐的是我先占的位置，他更覺得得意了，展開手帕覆在靠手上，倒下身子又把雙腳伸到我佔座位上來，我一時心裏很憤怒，想責罵他幾句，但再想一下也就忍耐下去，怕費了口舌爭不到什麼，便一切讓他，自己走去坐在西邊的椅上，這時候突然被我想起無抵抗主義者，是不是和我有同樣的心情，是卑怯？是大度？我自己竟也判斷不清。

【編按】創作日期不詳，寫在《南音》原稿用紙上。